

真

誥

三





誥

眞

(三)

撰景弘陶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眞

三

冊

誥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陶弘景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稽神樞第三

地下主者。復有三等。鬼帥之號。復有三等。並是世有功德。積行所鍾。或身求長生。步道所及。或子弟善行。

庸播祖禰。或諷明洞元。化流昆祖。洞元即大洞元經。讀之萬遍。七祖已下。並得鍊。質南宮。受化胎仙。非今世所稱洞元靈寶經也。夫求之者非一。而獲之者

多途矣。要由世積陰行。然後皆此廣生矣。鬼帥武解。主者文解。俱仙之始也。度名東華。簡刊上帝。不隸艷

宮。不受制三官之府也。又別云。心勤於事欲。兼味於清正。華目以隨世。畏死而希仙者。亦多作文武解主者。其一等地下主者。散在外舍。閑停無業。不

受九宮教制。不聞練化之業。雖俱在洞天。而是主者之下者。此自按四明法。一百四十年依格得一進耳。

一進始得步仙階。給仙人之使令也。依劍經。主者大有品秩。遷轉年限。除促懸殊。此等數之目。異於品名。反以多為貴。如此階秩矣。其二等地下主者。便徑

得行仙階級仙人。百四十年進補管禁位。管禁之位。如世間散吏者也。此格即地下主者之中條也。李東

等今在第一等中。李東、曲阿人。乃領戶為祭酒。今猶有其章本。亦悉用鮑南海法。東才乃凡劣而心行清直。故得為最下主者。使是許家常所使。永昌元年。先生年二十三。就其受六甲陰陽行厨符。既相關悉。聊復

及之耳。其第三等地下主者之高者。便得出入仙人之堂寢。遊行神州之鄉。出館易遷。童初二府。入晏東華

上臺。受學化形。濯景易氣。十二年氣攝神魂。十五年神束藏魄。三十年棺中骨還附神氣。四十年平復如

生人。還遊人間。五十年位補仙官。六十年得遊廣寒。百年得入昆盈之宮。此即主者之上者。仙人之從容

矣。

張姜子等先在第二等中亦始得入易遷耳。鬼帥之位次亦如此矣。主者之位亦不限男女按此年限得棺入不可思議之境耳。易遷童初二宮是男女之堂館也。其中間靜東海青童君一年再遊校此諸宮觀見羣輩也。一年再遊似依傳中曰而前書云正月二十三日東宮上人來便是不必復有定期也。趙素臺在易遷宮中已四百年不肯徙自謂天下無復樂於

此處也。趙素臺是趙熙女漢時為幽州刺史有濟窮人於河中救王惠等於族誅行陰德數十事故其身

得詣朱陵兒子今並得在洞天中也。熙恒出入在定錄府素臺數微服遊行道巷盼山澤以自足矣。趙熙漢書

不顯微服遊行蓋謂在洞天中耳不應乃出世中也。易遷中有高業而蕭條者有寶瓊英韓太華劉春龍王進賢李奚子郭叔香此

數人並天姿鬱秀澄上眇邈才及擬勝儀觀駭衆此則主者之高者仙官之可才其次及得張善子輩鄧

伯苗母有善行故後來人多宗芘之寶瓊英者寶武妹也其七世祖有名峙者以藏枯骨為業以活死為

事故祚及於英身矣。寶武字游平寶融元孫時則應是融祖也武亦恒以財物散施天下貧乏靈帝時為大將軍與陳蕃俱被誅其母產武時并產一蛇蛇出即走上南山至母死無何而來哀泣良久又去亦

所以為異但未解俱承七世之慶兄戲而妹當仙非道家之北斗也。鬼官別有北斗君以司生殺爾。按孫皓敗將張悌軍人柳榮病死已下見人縛悌來因是驚誤爾日晚悌戰死如此即應是

第四宮也今第五第六宮不顯所主者恐是考黃之府也。

鬼官之天帝者北帝君也治第一天宮中總主諸六天宮餘四天宮其四明公各在其中治。雖云各治一宮又不顯各在何

宮宮既並列復不得依位作四方言之尋其公次第高下則第二宮名為西明公治第三宮東明公治第四宮北斗君治及次南次北也。

二天宮立一官六天凡立為三官三官如今刑名之職主諸考謫常以真仙司命兼以總御之也並統仙

府共司生死之任也大斷制皆由仙官。道家常呼三官者是此也而消魔經云岱宗又有左火官右水官及女官亦名三官並主考罰今三茅君通掌之大君為都統保命為司察矣。

所以誅仙官者。以爲天下人。不盡皆死。其中應得真仙。則非北帝所誅。或有雖死而神化反質者。如此皆在真仙家簡錄。故司命之職。應而統之也。

鬼官北斗君。乃是道家七辰北斗之

考宮。此鬼一官。又隸九星之精。上屬北辰玉君府耳。

天上北斗有所司察。故鬼官亦置此職。以精象相應。統領既關璇璣。是以仰隸太上之曹也。

未必盡徑

來也。別更一二。密可示爾同氣。令知斗處幽閒之泰也。道業可不勗哉。

此三人外書並不顯。後漢有李雲。亦爲白馬令。以直君忤旨死。令示同氣者。

謂以告長史據也。

七月二十四日夜。保命君告說雜人。乃宜繼後。反爲七月。復不應是寅年。進退難詳。從地下主者來。

凡十四條。並有錄寫。共一卷也。

含真臺。洞天中皆有。非獨此也。此一臺偏屬太元府。隸司命耳。其中有女真二人。總之其

一女真是張微子。漢昭帝時。將作大匠張慶女也。微子好道。因得尸解法而來入此。亦先在易遷中。微子

常服霧氣。自云。霧氣是山澤水火之華精。金石之盈氣也。久服之。則能散形入空。與雲氣合體。微子自言

受此法於東海東華玉妃淳文期。文期。青童之妹也。微子曾精思於寢靜。誠心感靈。故文期降之。授以服

霧之道也。服霧之道。授微子。微子亦時以教諸學在含真。易遷中者。我昔嘗得此方。乃佳可施用者也。

服霧法。常以平旦於寢靜之中。坐臥任已。先閉目內視。髮髯如見五臟畢。因口呼出氣二十四過。臨目爲

之。使目見五色之氣。相繞纏在面上。鬱然。因又口內此五色氣五十過畢。咽唾六十過畢。乃微呪曰。太霞

發暉。靈霧四遷。結氣宛屈。五色洞天。神烟合啓。金石華真。藹鬱紫空。鍊形保全。出景藏幽。五靈化分。合明

扇虛。時乘六雲。和攝我身。上昇九天。畢。又叩齒七通。咽液七過。乃開目事訖。此道神妙。又神州元都。多有

得此術者。爾可行此法邪。久行之。常乘雲霧而遊。

此服霧法。已別抄用事在第三篇中。今猶疑存此與本文相隨也。其一女真是傅禮和。禮和

是漢桓帝外甥侍中傅建女也。北地人。其家奉佛精進。女常旦夕灑掃佛前。勤勤祝誓。心願仙化。神靈監

其此心亦得來此。久處易遷。今始得爲含真臺主也。常服五星氣以得道。禮和善歌。歌則鳥獸飛聚而聽聲焉。

右定錄君言。張傳二人。外書不顯。或應各在家譜中。

右一條有楊書。又掾寫。

王衍爲晉武帝尙書令。其女字進賢。爲愍懷太子妃。洛陽亂。劉曜、石勒略進賢。渡孟津河。於河中欲妻之。進賢罵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之女。而胡羌小子。敢欲干我乎。言畢。卽投河中。其侍婢名六出。復言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復投河中。時遇嵩高女真韓西華出遊而愍之。撫接二人。遂獲內救。外示死形。體實密濟。便將入嵩高山。今在華陽宮洞內易遷之中。六出時年二十三許。體貌亦整。善有心節。本姓田。漁陽人。魏故浚儀令田諷之孫。諷曾有陰德之行。以及於六出耳。晉書云。王衍長女名景風。貌美。賈后爲弟謚娶甚美也。永嘉五年六月。王彌、劉曜、石勒、破洛。賊欲逼妃。妃拔刀曰。我太尉公之女。皇太子之妃。有死而已。終不爲逆虜所辱。遂見害。家人收葬於城西南洛水之北。追謚曰貞定妃。與此說小異。范幼沖、遼西人也。受胎化易形。今來在此。恒服三氣。三氣之法。存青氣、白氣、赤氣。各如縋。從東方日下來。直入口中。挹之九十過。自飽便止。爲之十年。身中自有三色之氣。遂得神仙。此高元君太素內景法。旦旦爲之。臨目施行。視日亦佳。其法雖鮮。其事甚驗。許侯可爲之。此法亦以重抄。書在第三篇修有事中。范監者。卽其人也。昔得爲童。初監。今在華陽中。宅爲意。此亦在第三篇。右三條並楊書。河內李整。昔受守一法。并洞房得道。初在洛陽山。近來入華陽中。又主諸考。崇民間之事。整往爲常道鄉公。傳受道入山時。已年六十。不知李作何位。亦應是監職。常道鄉公。魏元帝本封也。崑山

服。此山猶是大橫山。故後云據恒與方山五人往來。但此北崢山中亦有此物。未詳崢山在何處。今有兩崢。一在山西。有名崢角山。似當是其處也。

石腦故如石。但小斑色而輒耳。所在有之。服此時時使人發熱。又使人不渴。李整昔未入山時。得風痺疾。

久久乃愈耳。此人先多房內事。殆不同今者疾之輕薄也。石腦今大茅東亦有。形狀圓小如曾青。而質色似鐘乳也。時有黑斑而虛頓。服之乃熱。爲治

亦似鐘乳也。羅江失霍有洞臺。中有五色隱芝。此則南真及司命所住之處也。華陽洞亦有五種夜光芝。此則司命所請以補句曲內外者也。良常

山有熒火芝。此物在地如熒火狀。其實似草而非也。大如豆形。紫華。夜視有光。得食一枚。心中一孔明。食

七枚。七孔明。可夜書。計得食四十七枚。壽萬年。從來未聞有見之者。當是無至心尋求耳。包山中有白芝。又有隱泉之水。正紫色。

此卽林屋山也。在吳太湖中耳。華陽雷平山有田公泉水。飲之除腹中三蟲。與隱泉水同味。云是玉砂之流津也。用以浣

衣。不用灰。以此爲異矣。此水今從地涌出。狀如沸水。味異美。取浣垢衣。便自得淨。卽所呼爲柳谷沂者。在長史宅東南一里許也。昔高辛時。有仙人展上公者。於

伏龍地植李。彌滿其地。展先生今爲九宮內右司保。其常向人說。昔在華陽下食白李。味異美。憶之未久

而忽已三千年矣。諸歷檢課。謂堯元年戊戌。至齊之己卯歲。二千八百三年。高辛卽堯父。說此語時。又應在晉世。年正二千六百四十三年。彌復大懸也。後有郭四朝。又於其處種五果。又此地可種柰。所謂福鄉之柰。以除災厲。秦時有道士

周太寶。及巴陵侯姜叔茂者。來往句曲山下。又種五果并五辛菜。叔茂以秦孝王時封侯。今名此地爲姜

巴者是矣。以其因叔茂而名地焉。地號今亦存。有大路從小茅後通延陵。卽呼爲姜巴路也。但秦孝公時未并楚置郡。巴陵縣始晉初。不知那有巴陵之封。恐是巴蜀之巴故也。此二人

並已得仙。今在蓬萊爲左卿。今南鄭諸姜。則叔茂之後。茂曾作書與太極官僚。云昔學道於鬼谷。道成於

少室養翮於華陽。待舉於逸域。時乘颿輪。宴我句句。悟言永歎。代謝之速。物存人亡。我勞如何。太賓亦有

才藝。善鼓琴。昔教糜長生。孫廣田。廣田卽孫登也。獨絃能彈而成八音。真奇事也。孫登卽嵇康所謂長嘯者。亦云見彈一絃之琴。斯言

非虛。叔茂種五辛菜。常賣以市丹砂而用之。今山間猶有韭薤。卽其遺種邪。今呼爲韭山。在大茅西。甚多大

巴一處。今舍前有塘。乃郭四朝所造也。高其牆岸。蓋水得深。但歷代久遠。塘牆頽下耳。今舍語似是論長史宅。宅前今乃有塘。近西爲

堤牆。卽是遇柳沂水。而去郭千甚遠。郭千在北洞西北。今有大陂塘。四朝先應住此。未解舍前之意。恐長史於彼復立田業。又有說在後。四朝常乘小船。遊戲其中。每叩船而歌曰。

清池帶靈岫。長林鬱青蔥。元鳥藏幽野。悟言出從容。鼓楫乘神波。稽首希晨風。未獲解脫期。逍遙邱林中。

晨風謂上清玉晨之風。非毛詩所謂鷓鴣彼晨風之鳥也。浪神九垓外。研道遂金真。戡此靈鳳羽。藏我華龍鱗。高舉方寸物。萬吹皆垢塵。

顧哀朝生惠。孰盡汝車輪。女龍不弊席。男愛不盡輪。朝生、野蠅也。以喻人之在世。易致消歇耳。遊空落飛颿。靈步無形方。圓景煥明霞。九鳳

唱朝陽。暉翮扇天津。菴藹慶雲翔。遂造太微宇。挹此金梨漿。逍遙元垓表。不存亦不亡。元垓九垓。皆八極之

飛登木星。亦名元明東陽之垓。故若土語虛散云。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矣。駕歛舞神霄。披霞帶九日。高皇齊龍輪。遂造北華室。神虎洞瓊林。風雲

合成一。開闔幽冥戶。靈變元迹滅。四朝爲玉臺執蓋耶。故云高皇齊龍輪。定錄言。

右十二條掾寫共一篇。

四朝燕國人也。兄弟四人並得道。四朝是長兄也。真法其司三官者六百年。無違坐超遷之。四朝職滿。上

補九宮左仙公。領玉臺執蓋郎。中間久闕無人。後以思和代四朝也。山下居民。今猶呼一平澤地爲郭千

者。是四朝之姓。尙存於民口也。四朝往曾使人種植於此地也。年年四朝每行。皆過詣此山。以造思和遊

看原阜此是茅傳中言也。按如此說。郭千止是種楠處。非居此也。住處則長史宅與是矣。今補補斷續。洪才不復。年年行過遊看。是上補去後。猶復憶。羨舊居。所以數宴良常。眷盼朋好。張元賓者定襄人也。魏武帝時。曾舉茂才。歸鄉里。事師西河。薊公服。龍

餌。兼行洞房白元之事。後遇真人樊子明於少室。授以遯變隱景之道。昔在天柱山中。今來華陽內。爲理

禁伯。理禁伯主諸水雨官也。此人善能論空無。乃談士常執本無理云。無者大有之宅。小有所以生焉。積

小有以養小無。見大有以本大無。有有亦無無焉。無無亦有有焉。所以我目都不見物。物亦不見無。寄有

以成無。寄無以得無。於是無則無宅也。太空亦宅無矣。我未生時。天下皆無無也。其所論端據如此。桐柏

諸靈亦不能折也。自云。昔曾詣蓬萊宋晨生。晨生者蓬萊左公也。與其論無。粗得人意。過此已去。尙未能

本有。安能本無邪。與餘人論空無。天下中皆無人焉。其高氣秉理如此。東卿君紫微。元清亦莫得而干也。

理禁伯官亦保命之監國也。此論空無之理。乃殊得無宗。而元元固難可曲覈矣。真人之才義。亦是甚有優劣。東

從曰撫軍。守曰監國。監國之任。則。是副貳。疑此監國或因作監司也。趙威伯者東郡人也。少學邯鄲張先生。先生得道之人耳。晚在中嶽授

玉佩金鐙。經於范邱林。邱林乃是漢樓船將軍衛行道婦也。學道得仙。遂授行挹日月之道。又服九靈明

鏡華。遂得仙。昔亦來在華陽內。爲保命丞。河圖云。吳楚得有得見太平者。其常語人云。此語不虛。此驗不

及。如此。諸學者何可。不彌加勤勵也。其存明鏡。非世間常法也。受范邱林口訣云。善嘯嘯如百鳥雜鳴。或如風激衆林。或

如伐鼓之音。時在天市壇上。奮然北向。長嘯呼風。須臾雲翔其上。衝氣動林。或冥霧飄合。或零雨其濛矣。

保命有四丞。此一人主爲暴雨水。及領五芝金玉草。若欲致洪雨者。將可辭詣之也。又理禁伯亦主雨水。若請雨。宜併爲辭也。

其一丞是咸陽樂長治東卿司命君鄉里人也。爲小君所舉用。漢桓帝中書郎。晚從中嶽李先生受道。行七元法得仙。相去二百餘年。猶蒙卿部之澤也。一人是孟君入室弟子。鄭雉正者。孟君所屬用。孟君京兆人。或呼爲孟先生。不知何名位。其一

人是西山唐房。此則神仙傳所載是蜀人。奉事李八百者也。樂長治主災害。鄭雉正主考注。唐公房主生死。趙威伯主仙籍。并記學

道者。并暴雨水靈芝草。洞宮官察司。察吳越非民。在任不過此四丞也。其下則有四師。事在第三篇中。

定錄道此。

右此有掾寫。依紙墨亦言前篇。而中間有此失缺。此行後又割。恐別復有事。並遺落。深可恨惜耳。

杜契者。字廣平。京兆杜陵人。建安之初。來渡江東。依孫策。入會稽。嘗從之。後爲孫權作立信校尉。黃武二年。漸學道。遇介琰先生。授之以元白術。隱居大茅山之東面也。守元白者。能隱形。亦數見身出此市里。契與徐宗度。晏賢生。合三人。俱在茅山之中。時得入洞耳。或自採伐。貨易衣糧於虛曲。而人自不知之耳。猶琰者。卽白羊公弟子也。今在建安方山中。琰卽禁山符云。爲孫權所殺。化形而去。往建安方山。尋白羊公。杜必當於此時受道也。契音薛。卽與舜同。契字四畫。契三畫。分毫有異也。徐宗度。晉陵人。作孫皓左典軍呂悌司馬。受風谷先生氣禁道。故得契俱。晏賢生是步陟外甥。卽宗度之弟子也。

契弟子二人。一人孫賁孫女寒華也。少時密與契通情。後學道。受介琰法。又以法受寒華。寒華初去時。先叛入建安。依邵武長張毅。毅卽契通親。故得免脫。事平。乃歸茅山耳。寒華行元白法。而有少容。今嘗俱處也。元白道忌房室。自契受道。不得行此。吳豫章太守孫賁之子也。山陰王孫奚之子寒華也。尋此二人。乃因奔淫無。入道而用志。能自抑斷如此。此宜其階也。賁是儀同堂兄。有子四

人各名鄰、安、熙、疏、而無奚。其一小名。又無奚或爲王者也。其一弟子是陳世京。世京孫休時侍郎。少好道。數入佛寺中。與契鄉里。

故晚又授法。契初將寒華入建安之時。時亦同舉。實賴世京濟其密計焉。此數子今處茅山之外。非常在

洞中之客也。亦時得入耳。亦數至長史舍屋間遊戲。然多在大茅之間。建安初至孫休即位。六十二年。杜初從孫策。不滅年二十左右。則逃時已年八十許矣。不

容此爾。世京今服朮。澤瀉。寒華無所服。茅山通無石室。則必應起廬舍。既有服餌。使須藥具。兼猶資衣糧。不容都爲隱默。但于時林荻幽阻。無人尋迹耳。守元白之

道常旦旦坐臥任意。存泥丸中有黑氣。存心中有白氣。臍中有黃氣。三氣俱仙如雲。以覆身上。因變成火。

火又繞身。身通洞徹內外。如此旦行之。至日向中乃止。於是服氣百二十過。都畢道止。如此使人長生不

死。辟却萬害。所謂知白守黑。求死不得。知黑守白。萬邪消却。忌食六畜肉及五辛之菜。當別寢靜思。尤忌

房室。房室即死。

此道與守一相似。但如爲徑要以滅之耳。忌房室甚於守一。守一之忌在於節之耳。初存氣出如小豆。漸

大衝天。三氣纏煙繞身。共同成一混沌。忽生火在三煙之內。又合景以鍊一身。一身之裏。五臟照徹。此亦

要道也。此數人並已三百餘年。正元白之力也。並是不死之學者。未及於仙道。元白事已重抄。出在第二篇修用中。計杜於建安初可年二十

許。至晉興寧三年。始一百九十歲。諸人又晚學。而此云並三百餘年。恐長三字亦強。可是二耳。若欲守元白者。當與其經。經亦少許耳。自可兼行。以除萬邪。却

千害。行之三十年。匿身隱形。日行五百里。一名此道爲胎精。中景元白法也。八月十四日夜。保命仙君告。此告必應是告呀。亦可

牙守一。竟未起別寢邪。此一語是論元白守一事。忽然憶寅獸。寅獸當是未免房中。因而及此也。淳景翳廣林。曖曖東霞升。晨風舞六煙。教鬱八

道騰。五嶽何必秀。名山亦足凌。矯手攝洞阜。棲心潛中興。吐納胎精炁。元白誰能勝。右杜廣平恒喜歌吟

此今疏相示。

右定錄君道此。此亦應同十四夜告。

從杜來九條並有掾寫共一篇。

峩峩岑山幽巖嶺芳卓卓先生乘和來翔散髮頽頽躬耕陵堙三餐自足不期裹糧玉迹東映鳳響西彰

公侯招之凌風振裳處不矜嘿出不希揚被褐容與杖策頡頏此一篇有異手書乃接前詩後而後又仍接以蕭

詩非復是杜所作而不知其義是誰近所標靜舍地此金鄉之至室若非許長史父子豈得居之後世當有赤子賢者乃得居

此鄉爾子孫事祕之不可輕泄按此所標即應是後云長史所營屋宅處也金陵之地乃廣則此為最勝之地非真仙

賢應運者乃當復得居之既方是後世子孫時事則非今所宜預言兼以此地福重不欲宜廣使人濫住致有犯穢故也許長史今所營屋宅對東面有小山名雷平山周

時有雷氏養龍來在此山後有姜叔茂田翁亦居焉其山北有柳汧水或名曰田公泉以其人曾居此山

取此水故也。雷平山在小茅北基址相連田公泉今具存左右甚多水柳樹故名柳汧此泉即前所云浣衣不用灰

北即今北解也後又有句容山其王文清後為此解主見傳記知許昔於此立宅因博訪書宿至大明七年有術虛

老公徐偃云其先祖伏事許長史相傳識此宅只在今解前烏柏樹處應是似猶有齋堂前井存于時草萊蕪沒王即芟

除尋覓果得磚井土已欲滿仍掘治更加毀累今有好水水色小白或是所云似鳳門外水味也於是審

知是故宅從來空廢無敢居者既云金鄉至室便為伏龍之膏腴矣其西北即有長岡連亘呼為長隱者也雷平山

之東北有山俗人呼為大橫山其實名鬱岡山也名山記云所謂岡山者也下有泉水昔李明於此下合
神丹而升元洲水邊今猶有處所此山正東面有古時越翳王家本墓字後人辨作家此山今連延甚長後
則疑其小近南水邊不復見有基迹或漸蕪沒故也越翳王是句踐四世孫初不肯立逃入菁山穴越人薰出之後於
吳徙還會稽以周宣王十一年為孫諸咎所殺越人又殺諸咎不知那得遠來葬此或當有神異處故也今尋視未見指

的墳冢。而如
有兆域處者。

右定錄君言。

右三條有掾寫。

華陽中玉碣文。在童初府西向。一云四面。其文曰。解帶被褐。尋生理活。養存三亦。洞我玉文。領理八老。二
十四真。不眠內視。微氣綿綿。把錄太素。元之又元。神道在今。子來乃臻。

易遷云。鄧夫人語之。解此則得仙。此仙之要言。

易遷不解此。許侯可解注之。易遷則長史妻也。鄧夫人即鄧芝母也。此碣文乃粗可領解。皆上道
中事。但下誕者無由究知之。故令長史解釋。亦或試以戲之耳。

右一條有某書。

隱居今所安。經昭靈臺前。欲立小石碣子。刻書華陽頌十五篇。皆讚述此山洞內外事。庶以標誠靈府。永
垂遠世。而未辦作石。今且載其文於此曰。

河篇徵往冊。孔記昭昔名。三宿麗天序。兩金標地英。

右樞域。

宅無乃生有。在有則還空。靈構不待匠。虛形自成功。

右質象。

總神列三府。分途交五便。陰暉迎夜皙。晨精望曉懸。

右形位

南峯秀元鼎。北嶺橫秦壁。表裏玉沙津。周回隱輪迹。

右標貫

左帶柳汧水。右浚陽谷川。土懷北邙色。井冽鳳門泉。

右區別

郭千峙流岸。姜巴亘遠蹤。廟貌或時饗。別宅乃恒恭。

右迹號

吳居非知地。越家詎隱遷。樹蓋徒低蔭。石竈未嘗煙。

右類附

果林鬱餘榛。蔬圃蔓遺辛。莢芝可燭夜。田泉常澣塵。

右物軌

降轡龜山客。解駕青華童。寢宴含眞館。高會蕭閑宮。

右遊集

清歌翔羽集。長嘯歸雲翻。子絃有逸調。空談無輿論。

右才英

標舍雷平下立靜連石陰。上道已沖念飛華當軫心。

右學稟

方嶠遊瓊刃華陽棲隱居。重離儻或似七元乃扶胥。

右挺契

號期行當滿亥數未終丁。迨乃承唐世將賓來聖庭。

右機萌

濟神既有在去留從所宜。靈迹何顯晦冥途自相知。

右業運

刊石元窻上顯誠曲階門。動靜顧矜錄不負保舉恩。

右誠期

右此十五首下各兩字。是其一篇中意。篇中字字皆有義旨。後之人自以篇中事求之。

眞誥卷十四

稽神樞第四

大茅山之西南有四平山。俗中所謂方山者也。其下有洞室。名曰方臺。洞有兩口。見於山外也。與華陽通。

號爲別宇幽館矣。得道者處焉。

此山去大茅山可二十許里。西南六七里有一洞。口見外。近時有人入。見一青蛇在洞中。因與呼爲青龍洞。山近上及北面四面。亦並有洞穴。同不知者。是此兩口

耳。山上又有泉水。冬夏不竭。山

(原缺) 平所以號爲四平及方山也。甚

多南燭。今積金山東。(原缺) 此樹皆能高天。館中諸道士所資爲藥也。其中先止者有張祖常、劉平阿、呂子

華、蔡天生、龍百高。並處于方臺矣。

張祖常者。彭城人也。吳時從北來。得入此室。祖常託形墮車而死。故隱身幽館。而修守一之業。師事上黨

鮑察者。漢司徒鮑宣五世孫也。察受道於王君。

鮑宣、漢司隸校尉。爲王莽所害。宣子永。永子昱。昱子某。

劉平阿者。無名姓。名姓不示人也。漢末爲九江平阿長。故以爲號。行醫術。有功德。救人疾病。如己之病。行

遇仙人周正時。授以隱存之道。託形履帽。而來居此室。常服日月晨炁。顏色如玉。似年三十許人。

二君何容不知

其本名。既示不欲復說之耳。戴孟之本族。乃亦已陳之在後矣。

呂子華者。山陽人也。陰君弟子。已服虹丹之液。而未讀內經。來從東卿。受太霄隱書。而誦之。常以幽隱方

臺爲樂。不願造于仙位也。

蔡天生者。上谷人也。小爲嘯父。賣雜香於野外。以自業贍。情性仁篤。口不言惡道。逢河伯少女。從天生市

香。天生知是異人。再拜上一檐香。少女感之。乃教其朝天帝玉皇之法。遂以獲仙。託形烏杖。隱存方臺。少女今猶往來之也。天生師之。

龍伯高者。後漢時人。漢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稱此人之佳可法。即其人也。伯高後從仙人刁道林。受服胎炁之法。又常服青飢方。託形醉亡。隱處方臺。師定錄君也。伯高名述。京兆人。漢建武中爲山都長。擢至零陵太守。馬援征南日。遣兄子嚴書曰。龍伯高敦厚風懷。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

雷平山之東北。良常山之東南。其間有燕口山。三小山相隅故也。一名曰方隅山。下古人曾合九鼎丹於此間也。幽人在此時。心樂居焉。今常遊此方隅山下。亦有洞室。名曰方源館。亦有二口。常見外也。常有此五人爲旅。其山即是大橫西南。別有二墩壠相聚。今人不復有呼其名者。前云李明合丹。即是此矣。幽人者。據去世後。不欲顯名。故號爲幽人。此是未受事。且停洞館修業也。山今亦有兩小口。五人爲旅。卽向之四平山者。既去來相通。故時共遊處也。所以楊君夢撰云。向從四平山來也。右六條是手新寫。應是保命君所告也。

鹿迹山中有絕洞。絕洞者。纔有一二畝空地。無所通達。故爲絕洞。洞室四面皆有青白石。亦以自然光明如絲。舊作繳字。如此。張形。下正平。自有石牀石榻。曲夾長短。障隔分別。有如刻成。亦整盛也。東北有小口。纔劣

容人入。入二三百步。乃得洞室。初入口甚急。愈入愈寬大也。口外南面有三積石。積石下有汧索。卽可得也。亦或以一小石掩穴口。穴口大小俱如華陽三便門。便門亦用小石塞其口。自非清齋久潔。索不可得。

鹿跡洞子亦爾。不受穢氣故也。此山今屬南徐州界。正對茅山。北望見之。亦有道士住。鹿跡在石上。故仍以爲名。洞口處乃可知。而甚嚴潔。亦死人敢觸冒者。此云如華陽三便門。則南洞北洞

本天開。餘東西及東南。皆是塞矣。鹿跡華山中及洞主有謝稚堅。王伯遼。繁陽子。號名耳。是漢越騎校尉何苗叔達也。進

之同母弟少好道曾居河東繁山之南服食故自號爲繁陽子相隨今稚堅乃在此不知爲去來往還爲當
兩人同姓名也。後漢書云。何苗是何進異母弟。爲車騎將軍。黨附關勢。進被害時。苗於朱雀閣下。與進將吳匡戰死。被
斬。董卓又破棺出尸支解之。既非故爲兵解去。不知那途得來居此。其母亦被刑。苗既非進同生。官位復異。且苗而字
達。於義不類。恐別是一
弟。不必是名苗戰死者耳。又有馮良馮良南陽冠軍軍人少作縣吏年三十爲尉從佐迎督郵自恥無志

因毀車煞牛裂敗衣幘遂去從師受詩傳禮易復學道術占候家中謂已死十五年乃還修整志節抗操

嚴格州郡禮辟不就詔特徵賢良高第半道委之還家時三公爭讓位於良遂不降就年六十七乃棄世

東渡入山今在鹿跡洞中後漢安帝時人也漢書所載事亦略同又有郎宗者字仲綏北海安邱人少仕宦爲吳縣令學精

道術占候風炁後一旦有暴風經窻間占知京師大火燒大夏門遣人往參果爾諸公聞之以博士徵宗

宗耻以占事就夜解印綬負笈遯去居華山下服胡麻丸得道今在洞中後漢書載郎宗事云。理京房易。善

吉凶常賣卜自奉安帝徵對策爲諸儒表候拜吳令時卒有暴風宗占知京師當有大火記識日月遣人參候果如

其言諸公聞而表上以博士徵之宗耻以占驗見知徵書到夜懸印綬於縣庭而遯去遂終身不仕子觀字稚元傳

父業研精學徒常數百人順帝陽嘉二年徵詣闕其餘共王叔明鮑元治尹蓋婦之徒復二十餘人並在

上書十一事拜郎中還家後爲同縣孫禮所害

北山不能復一二記之也此數人是絕洞諸山之主耳此絕洞仙人亦思得學道者欲與之共處於洞室

困時无其人耳此洞既无所通達正是地仙棲處必非三十六天之限也道喪由簪良可哀矣寓家辱人哉簪者謂人貪仕宦衣冠坐此不

乃是永宅爲戀戀不去實足辱得務道家室本寄寓耳此洞中

敗人矣此亦諷誘於長史耳

右保命君告

右三條楊書

范帥云三官有獄官不名廷尉名大理李豐今為大理都餘一守缺以擬王附子不以與許虎也守職如今獄之三官也。李豐字安國·改字宣國·馮翊人·李羲子·本寒微有才志·遂事魏為尚書僕射尉·與夏侯元謀廢晉景王·事泄召來·令人以刀鏃撞腰斃之·大理當為大理·即古之獄官·前漢洎魏時·廷尉亦名大理·此職是仙官也·王附子是王公之小名·許虎即虎牙也·

鮑靚因吾屬長史鼠子輩既爾可語郡守令得反映亦屬吾其家比衰欲非可奈何可寫存之耶。鼠子恐小名·鮑為南海郡·仍解化·兒輩未得歸郡·所以屬之·鮑即許先生之師也·

右二條有楊書

武當山道士戴孟者乃姓燕名濟字仲微漢明帝末時人也夫為養生者皆隱其名字藏其所生之時故易姓為戴託官於武帝耳而此人少好道德不仕於世矣少孤養母母喪行服葬服闋遂入華陽山服朮食大黃及黃精種雲母雄黃丹砂芝草受法於清靈真人即裴冀州之弟子也得不死之道裴真人授其玉珮金鑑經并石精金光符遂能輕身健行周旋名山日行七百里多所經涉猶未得成仙人也。戴乃授金鑑而止不死而已·未得神仙·於理為小難詳·後又云元真亦其鈔要·行之者神仙不死·又與本經不同·及石精金光符·既不為劍用·則止是解化一符單服者·此符主隱避·不云健行也·種五品芝·世亦有法·

仙人郭子華張季連趙叔達晚又有山世遠者此諸人往來與之遊焉昔居武當今來大霍欲從司命君受書故未許焉。山已得為太和真人·則應居在南陽太和山矣·餘三人不見別顯出也·

戴公拍腹有十數卷書是太微黃書耳此人即謝允之師也。按經相傳太微黃書第八篇有目錄·云凡有八卷·唯之義·謂恒以繫腰也·其外傳事亦同此·謝允字道通·歷陽人·小時為人所略·賣往東陽·後告官·被誣在烏傷獄·事將欲入死·夜有老公授其符·又有黃衣童子去來·於是得免·或康中至襄陽·入武當山見戴孟·孟即先來獄中者·因是

受道。又出位。作隱居。著書。四道。三篇。所在多神驗。年七十餘猶不老。後乃告終也。黃衣童子者。即玉珮金鐘之官耳。云坐上常有一人共坐。屢者應是勝。勝不明伏也。即太極真人時往來也。按說如此。似答問黃衣童意。亦可。是午時既及謝。因此面訪其事。

受行玉珮金鐘經。自然致太極真人。諺云。服九靈日月華。得降我太極之家。此之謂也。元真之法。亦其鈔要也。行之者神仙不死。

裴真人有弟子三十四人。其十八人學佛道。餘者學仙道。應作曠字。弟子劉顯。林。辛仲甫。趙子常。

周真人有十五人。弟子四人解佛法。入室弟子王瑋達。李建道。泉法堅。

桐柏有二十五人。弟子八人學佛。入室弟子于宏智。竺法靈。鄭文成。陳元子。此當略舉。樛勝者耳。辛。泉。于。竺。皆似胡姓也。當是學佛弟子也。

右八條有掾寫。共一篇相連。

霍山中有學道者鄧伯元。王元甫。受服青精石飯。吞日丹景之法。用思洞房。已來積三十四年。乃內見五

藏。冥中夜書。以今年正月五日。太常遣羽車見迎。伯元元甫以其日遂乘雲駕龍。白日登天。今在北元圃

臺。受書位爲中嶽真人。伯元吳人。元甫沛人。

華陰山中有學道者尹虔子。張石生。李方回。並晉武帝時人。授仙人管成子蒸丹餌朮法。俱服得延年健

行。又受蘇門周壽陵服丹霞之道。行已五十年。精心內視。不復飲食。體骨輕健。色如童子。以今年二月十

二日。太一遣迎。以其日乘雲升天。今在元州。受書爲高仙真人。張石生爲東源伯。

衡山中有學道者張禮正。治明期。二人。禮正以漢末在山中服黃精。顏色丁壯。常如年四十時。明期以魏

未入山服澤瀉柏實丸。乃共同止巖中。後俱授西城王君虹景丹方。從來服此丹已四十三年。中患丹砂之難。得俱出廣州爲沙門。是滕含爲刺史時也。遂得內外洞徹。眼明身輕。一日行五百里。又兼守一守一亦已三十年。以三月一日。東華遣迎。以其日乘雲升天。今在方諸廳室。俱爲上仙。

滕含以永和十年甲寅年爲廣州刺史。此得仙乙丑歲

十二年。是爲前服丹已三十二年。猶更出查也。

廬江潛山中有學道者鄭景世。張重華。並以晉初受仙人孟德然口訣。以入山。行守五藏含日法。兼服胡麻。又服元丹。久久不復飲食。而身體輕強。反易故形。以今年四月十九日。北元老太一迎以雲輶。白日升天。今在元州。

括蒼山有學道者平仲節。河中人。以大胡亂中國時。來渡江入括蒼山。受師宋君存心鏡之道。具百神行洞房事。如此積四十五年中。精思身形更少。體有真炁。今年五月一日。中央黃老遣迎。卽日乘雲駕龍。白日升天。今在滄浪雲臺。

大胡亂者。是劉淵劉曜時也。石勒爲小胡。

剡小白山中有學道者趙廣信。陽城人。魏末。來渡江入此山。受李法成服炁法。又受師左君守元中之道。內見五藏徹視法。如此七八十年。周旋郡國。或賣藥出入人間。人莫知也。多來都下市丹砂作九華丹。丹成一服。太一道君以今年六月十七日遣迎。停三日。與山中同志別去。遂乘雲駕龍。白日登天。今在東華海中。有狼五山。中有學道者虞翁生。會稽人也。昔受仙人介君食日精法。以吳時來隱此山。兼行雲炁迴形之道。精思積久。形體更少。如童子。今年七月二十三日。東太帝遣迎。卽日乘雲升天。今在陽谷山中。

五狼

山在海中。對白章岸。今直呼爲狼山。

赤水山中學道者朱孺子。吳末入山。服菊花及朮餌。後遇西歸子。從乞度世。西歸子授以要言。入室存泥丸法。二十年。遂能致雲雨於洞房中。今年八月五日。西王母遣迎。即日乘五色雲車登天。今在積石臺。赤山云在鄧縣南十里。從楠谿口入三百里。山正赤。週週五十里。高千餘丈。如此則應是臨海永嘉東北名赤巖者也。許先生所住赤山。一名燒山。卽此。

名山五嶽中學道者數百萬人。今年有得道而升天者。人名如別。年年月月。皆有去者。如此不可悉紀。今爲疏一年之得道人耳。有不樂上升仙而長在五嶽名山者。乃亦不可稱數。或爲仙官。使掌名山者。亦復有數千。

九月二十日夜。清靈疏出。清靈猶是裴清靈也。此九月卽應是乙丑歲。卽疏其年中得道者。

右八條有掾寫。共一卷。相隨。

吳睦者。長安人也。少爲縣吏。掌局。枉尅民人。民人訟之。法應入死。睦登委叛。遠遁山林。餓經日。行至石室。遇見孫先生在室中隱學。左右種黍及胡麻。室中恒盈食。睦至乞食。經月不去。孫先生知是叛人。初不問之。與食料理。及誦經講道。說及禍福。睦聞之。於是心開意悟。因叩頭自搏。列其事源。立身所行。自首事實。求得改往。遂留石室。爲先生掃除驅使。經四十年。後先生受其道。俱採藥服食胡麻。精修經教。得三百二十年。服丹。白日升天。

朱狂者。陳留人也。爲人無道。專作劫盜。後人發覺收掩。狂得逸出。遠他境。至汝南少室山中。見馮先生隱。

學云。後三年。乃受其眞仙。留山服食修道。三十八年後。入東皖山中。壽百四十七歲。仙人降。將入大有山洞中成真人。

郭靜者。潁川人也。少孤。無父母兄弟。窮苦。依棲無所。年十六。縣召爲吏。後得罪。仍逃伏。經二月日不出。遇見鄭先生。救度一切。以法勸化之。靜遂隨鄭。負擔驅使。經七年。不敢懈怠。遂受其導引之要。餌服山朮。茯苓。得壽三百歲。復於天維山赤松子降。受其二人眞道。今在大有洞中爲真人。

范伯慈者。桂陽人也。家本事俗。而忽得狂邪。因成邪勞病。頓臥牀蓆。經年。迎師解事費用。家資漸盡。病故不愈。聞大道清約無所用。於是意變。聞沈敬作道士。精進。理病多驗。乃棄俗事之。得五十日。病疾都愈。云。後詣陸玩之。受眞內道。玩之不能入山。伯慈不樂於世。遂辭去。入天目山。服食胡麻。精思十七年。大洞眞仙司命君下降。受三十六篇經。後服還丹。白日昇天。今爲元一真人。所注云。處。是抄事人不能併取。非本眞書。而不知誰跡。亦無所受者。而辭旨有用。故紀續之。又此四人。各有所明。一則酷吏。二則凶劫。三則孤隨。四是事俗。並世間薄運。遂能得道。足知心之所造。非關善惡者也。

司馬季主。後入委羽山石室。大有宮中。受石精金光藏景化形法。於西靈子都。西靈子都者。太元仙女也。其同時。今在大有室中者。廣寧鮑叔陽。太原王養伯。潁川劉瑋惠。岱郡段季正。俱受師西靈子都之道也。季主臨去之際。託形枕席。爲代己之像。墓在蜀郡成都升盤山之南。諸葛武侯昔建碑銘德於季主墓前。碑末讚曰。元漠太寂。混合陰陽。天地交沓。萬品滋彰。先生理著。分別柔剛。鬼神以觀。六度顯明。眞譜云。季主。頭足異處。劍經注云。吞刀圭而蟲流。今東顧說云。託形枕席。爲代己之像。似當是作錄形靈九兵解去也。漢史既不顯其終。无以別測其事也。

廣甯鮑叔陽者漢高帝時趙王張耳張敖之大夫也。少好養生服桂屑而卒。死於廂溷間。今墓在遼東薊城之北山。漢高置燕郡。以薊屬燕。當是未分時也。

太原王養伯者漢高呂后攝政時中常侍中瑯琊王探也。少服澤瀉。與留侯張良俱採藥於終南山。而養伯不反。遂師事季主。前漢中常侍不用閹人。中郎非侍郎之官。或是後別爲此位耳。

潁川劉璋惠漢景帝時公車司馬劉諷也。後事季主。晚服日月炁。爲入室弟子。道成。晚歸鄉里。託形杖履。身死桑樹之下。今墓在汝南安城縣西山。

岱郡段季正本隱士也。不聞有所服御。晚乃從季主學道。行度秦州瀕水。拘得尸而葬川邊。今南鄭秦川是也。此人亦季主入室弟子。尋此四人並是用靈丸雜解之道。

季主一男一女俱得道。男名法育也。女名濟華。今皆在委羽山中。濟華今日正讀三十九章。猶未過竟。此亦欲難詳。季主讀玉經。服明丹之華。挹扶晨之暉。今顏色如二十女子。鬚長三尺。黑如墨也。昨日東卿君道

此如所疏。眞奇事也。不知果云何耳。此六行楊君自記。與長史不知之辭。或云別有以。季主託形隱景。潛跡委羽。紫陽傳具載其事也。昨夜東卿至。聊試請問季主本末。東卿見答。令疏如別。爲以上呈。願不怪之。省訖付火。此楊君與長史書。今有華撰周君傳。則爲非也。此似有按語。今闕失一行。是後聖李君紀也。大都與前者略同。然東卿復兼有注解。注解近

萬餘言。大奇作也。昨來多論神化之事。聊及季主耳。去月又見授神虎經注解。注解非世間所聞。亦自不

掌其旨也。若更聞如季主。比者自當密白。此亦楊君與長史書也。既是論季主事。故仍以相次。不復出置下卷。長史撰眞仙傳。欲以季主最在前。所以楊君爲請問本末也。司命所注二

經·堯未出世也。

右十條有楊書。

范安遠適云。湛子不事齊。齊師伐之。春秋傳曰。湛无禮也。

此則左傳上事。湛字作譚字。音譚。國名也。莊王十三年。爲齊桓所滅。不知何故述此。似有所指也。

莊子師長桑公子。授其微言。謂之莊子也。隱於抱犢山。服北肯火丹。白日升天。上補太極闡編郎。

長桑卽是扁鵲

師。事見魏傳及史記。世人苟知莊生如此者。其書彌足可重也。

施存者齊人也。自號婉盆子。得遁變化景之道。今在中岳或少室。往有壺公。正此人也。然未受太上書。猶

未成真焉。其行玉斧軍火符。是其所受之枝條也。施存是孔子弟子三千之數。

三千之限有此人。而不預七十二者。明夫子不以仙爲教矣。

壺公卽費長房之師。軍火符。世猶有文存。

右三條有楊書。

九疑真人韓偉遠。昔受於中嶽宋德元。德元者周宣時人。服此靈飛六甲得道。能一日行三千里。數變形

爲鳥獸。得元靈之道。今在嵩高。偉遠久隨之。乃得受法行之道。成今處九疑山。其女子有郭芍藥。趙愛兒。

王魯連等。並受此方法而得道者。復數十人。或遊元州。或處東華。方諸臺。今見居也。南嶽夫人言此云。郭

芍藥。漢度遼將軍東平郭蹇女也。少好道。篤誠。真人因授其六甲。趙愛兒者。幽州刺史劉虞別駕。漁陽趙

該姊也。好道。得月解。後又受此符。王魯連者。魏明帝城門校尉。范陽王伯綱女也。亦學道。一旦忽委。聳李

子期。入陸渾山中。真人授此法。子期者。司州魏人。清河王傅也。其常言此婦狂走云。一旦失所在。

此事乃

史抄出之。漢大將軍霍光有典衣奴子名還車，伺見二星，得年六百歲，今猶在焉。長史抄出。按魏書云：青龍元年，并州刺史畢軌，送漢度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三百五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奴云：霍顯者，光祿小妻，胡友妻是光祿前妻，如依此妻，便非虛矣。

吞琅玕之華而方營邱墓者，衍門子高邱子。洪涯先生是也。衍門子墓在漁陽潞縣。幽州漁陽有潞縣，上黨亦有潞縣。衍門即漢門也。

高邱子墓在中山聞喜縣。中山有安喜縣，聞喜乃屬河東。洪涯先生墓在武威姑臧縣。涼州記作姑臧縣。此三郡縣人，並云

上古死人之空塚矣，而不知高丘子時以尸解入六景山，後服金液之末，又受服琅玕華於中山，方復託死，乃入元州，受書為中嶽真人。于今在也。衍門子今在蒙山大洞黃金之庭，受書為中元仙卿。洪涯先生今為青城真人。

漱龍胎而死，訣飲瓊精而叩棺者，先師王西城及趙伯元、劉子先是也。王君昔用劍解，非龍胎諸丹，恐瓊精即是曲晨耳。服金丹而

告終者，臧延甫、張子房、墨狄子是也。挹九轉而尸鼻，吞刀圭而蟲流，司馬季主、甯仲君、燕昭王、王子晉是也。桐柏亦用劍解，當是此。吞刀圭者，非九轉也。司馬季主亦以靈丸作兵解。故右英云：頭足異處，燕昭學仙而不見別跡，豈純云死靈炁，則為未究其事矣。周穆王北造崑崙之阿，親飲絳

山石髓，食玉樹之實，而方墓乎汲郡。此則穆天子傳所載。見西王母時也。夏禹詣鍾山，啖紫柰，醉金酒，服靈寶，行九真，而猶

葬於會稽。此事亦出五符，中茅傳又云：受行元真之法。北戎長胡大王獻帝舜以白琅之霜，十轉紫華，服之，使人長生飛仙，與天

地相傾，舜即服之而方死，葬蒼梧之野。此諸君並已龍奏靈阿，鳳鼓雲池矣，而猶尸解託死者，欲斷以生

死之情，示民有終始之限耳，豈同腐骸太陰，以肉餉螻蟻者哉！直欲遏違世之夫，塞俗人之願望也。古來英聖

之王，唯未見顯魂及湯得道，及鬼官之迹耳。至於青精先生、彭鏗、鳳綱、南山四皓、淮南八公，並以服上藥不至一劑，自欲出處嘿

語肥遁山林以遊仙為樂以升虛為戚非不能登天也弗為之耳此諸君自展轉五嶽改名易貌不復作

尸解之絕也。鍾則彭祖名也青精亦出彭傳及王君傳軒轅自採首山之銅以鑄鼎虎豹百禽為之視火參

鐘鼎成而軒轅疾崩葬喬山五百年後山崩空室無尸唯寶劍赤烏在耳一日又失所在也。列仙傳云御龍擊鬻及子

晉取鶴並為不同亦可。玉子者帝倍也曾詣鍾山獲九化十變經以隱遁日月遊行星辰後一旦疾崩營

冢在渤海山夏中衰時有發玉子墓者室中無所有唯見一劍在北寢上自作龍鳴虎嘯之聲人遂無敢

近者後亦失所在也。帝倍則堯父外書作嚳字王子喬墓在京陵戰國時復有發其墓者唯見一劍在室人適欲取視

忽飛入天中也。樂巴昔作兵解去入林慮山中積十三年而後還家今在鵠鳴赤石山中。漢書云巴為桂陽太守後

下獄死當仍是用靈丸解去也亦出仙傳中

右此三條皆出掾寫劍經中經非可輕見既是說詣仙人事迹隱居謹抄出以相輔類耳。

至人焉在。服曜南辰含靈萬世乘景上旋化成三道日月為隣實元實師號曰元人變成三老友帝之先

安知至人不有來遊觀化兆間混俗為儔釋羽沈鈴安此南壩豈將好兆染俗久留。七聖元紀中云赤君下教變迹作沙門與六

弟子俱皆顯姓名也為世染俗不適生期赤怪潛駭三柱為災賢者南遊三嶽是之元君來行人其誰知。赤怪則熒惑星也三柱

者五車星中三柱也陟屺反

在元炁為元君在元宮為元師在南辰為南極老人在太虛為太虛真人在南嶽為赤松子此乃天帝四

真人之師太一之友。此四條是長史抄出不審本是何經齊中事並是說南嶽赤君下教之旨師友之目小異於經

桐柏山高萬八千丈。其山八重。周迴八百餘里。四面視之如一。在會稽東海際。一頭在亞海中。金庭有不死之鄉。在桐柏之中。方圓四十里。上有黃雲覆之。樹則蘇牙琳碧。泉則石髓金精。其山盡五色。金也。經丹水而南行。有洞交會。從中過行三千餘里。則得。此山今在剡及臨海數縣之境。亞海中者。今呼括蒼。在寧海北鄞縣南。金庭則前右弼所稱者。此地在山外。猶如金靈。而靈奇遇之。今人元正知此處。聞探藤人時有遇入之者。隴隴甚多。自可尋求。然既得已居矣。安能復覓越。所以息心。桐柏真人之官。自是洞天內耳。

紫微夫人言

右一條某書

八溇山高五千里。周市七千里。與滄浪方山相連比。其下有碧水之海。山上有乘林真人鬱池元宮。東王公所鎮處也。此山是琳瑯衆玉。青華絳實。飛閭之金。所生出矣。在滄浪山之東北。蓬萊山之東南。此即扶桑大帝

所居也。方山即方丈山也。海中山名。多載在五嶽序中耳。方丈之西北有陰成大山。滄浪西南有陽長大山。山周迴各一千四百里。高七

百里。其山多真仙之人所居處焉。此二山是陽九百六。歷數之標揭也。百六之運將至。則陽長水竭。陰成水架矣。陽九之運將至。則陰成水竭。陽長水架矣。頃者是陰成山水際已高九千丈矣。百六之來。無復久

時。陰成。水際出山高。則是高乃應云陽九。而言百六。似是誤言。亦可是水起際。如

右二條有長史寫

未至廟第一高山西頭龍尾北汧。洪水一所。發地長六丈餘。廣五丈。入土六尺。水流勢撻地二百餘步。去略三里對廟後第二高山西頭汧。洪水一所。發地長四丈餘。廣三尺餘。入土四尺。水勢撻地三百餘步。去

路二里。近廟後。汧協一所。洪水發地長五丈餘。廣四丈餘。入地二尺餘。水勢流入汧中。去廟一百五十步。

右蔣山北。凡三處發洪水。流勢西北行。此三條是異迹。既不從真手。未審是非。又不知此發洪。當是何時事。

或當是將來期運之時乎。

眞誥卷十五

闡幽微第一

羅鄴山在北方癸地。此癸地未必以六合爲言。當是於中國指向也。則當正對幽州遼東之北。北海之中。不知去岸幾萬里耳。山高二千六百里。周迴三萬里。其山

下有洞天在山之口。周迴一萬五千里。其上其下並有鬼神宮室。山上有六宮。洞中有六宮。輒周迴千里。

是爲六天鬼神之宮也。周迴一萬五千五百。爲宮周迴一千里者三百二十五所。今此六宮。止得六所爾。其餘空尙三百一十九所。計不容頓耳。恐所言或有舛漏處也。山上爲外宮。洞中

爲內宮。制度等耳。此山既非人跡所及。故山上可以得立容。不知山復有幾澗門也。

第一宮名爲紂絕陰天宮。以次東行里。六宮若併列合居。千五百里耳。其兩邊各餘二十餘里。南北有殊遠。悉悉當

爲藩屏故也。不爾。莫測所以也。

第二宮名爲泰煞諒事宗天宮。

第三宮名爲明晨耐犯武城天宮。

第四宮名爲恬昭罪氣天宮。

第五宮名爲宗靈七非天宮。

第六宮名爲敢司連宛屢天宮。凡此六天宮。亦皆應有義旨。乃粗可領解。自不容輕說。

凡六天宮是爲鬼神六天之治也。洞中六天宮亦同名相像如一也。此卽應是北鄆鬼王決斷罪人住處。其神卽應是經呼爲閻羅王所住處也。其王卽今北

大帝也。但不知五道大神當是何者爾。凡生生之類。其死莫不隸之。至於地獄所在。盡有不盡一處。泰山河海。亦各有焉。此山外宮。當是曹局職司。主領文簿。洞中內宮。是住止及考謫之處也。今齊家說。有人死而復生者。並云。初北向行。詣宮府考署。或如城關檢課文書。恐此皆是至山上下外宮中爾。如胡母班往泰山府君處。亦不覺入洞中。恐鬼神恍惚。不使知見其事耳。世人知鄼都六天宮門名。則百鬼不敢爲害。欲臥時常北向祝之三遍。徵其音也。前云宮名。今云門名。是爲門亦因宮爲名。宮直是虛號。門則有榜題白。鬼皆見而人今亦知之。故所以畏伏也。 祝曰。吾是

太上弟子。下統六天。六天之宮。是吾所部。不但所部。乃太上之所主。吾知六天之宮名。故得長生。敢有犯

者。太上當斬汝形。此云下統六天者。不爲六天所統也。不但吾自所部領。乃太上令吾主之。故復以爲威。猶如郡縣官爵有廢除。非白版之例也。 第一宮名紂絕陰天宮。以次

東行。第二宮名。此二字楊君齋際紙下如此。據寫不熟。詳乃作七字。今世中諸本。皆作第七。此誤爾。宮唯有一。豈容是有七耶。此呪復說以次東行四字者。是欲令鬼神斷吾知其次第位例也。 從此以次

訖六宮止。乃啄齒六下。乃臥。辟諸鬼邪之氣。此一遍呪訖。六啄齒畢。又呪。如此三過。人初死。皆先詣紂絕

陰天宮中受事。或有先詣名山及泰山江河者。不必使徑先詣第一天。要受事之日。罪考吉凶之日。當來

詣此第一天宮耳。此宮是北帝所治。故後悉應關由。猶如今州縣之獄。初雖各有執紼。終應送案定其刑書。 秦煞諒事宗天宮諸煞鬼。是第二天也。卒死

暴亡。又經於此。此宮當得專主收煞也。其卒死暴亡。恐文書未正。或姓名相同者。所以先來檢問之也。 賢人聖人去世。先經明晨第三天宮受事。後云四

治一宮。不知此秦煞。明晨。兩宮。當是何公所居。是復籍先身之功罪乎。然武以 禍福吉凶。續命惡害。由恬昭第四天宮鬼官北斗君治。此

中鬼官之北斗。至忠而亡。必復入仙品矣。 韓太華者。韓安國之妹也。漢貳師將軍李廣利之婦也。利宿世

有功德。利今亦在南宮受化。廣利爲漢武名將。伐大宛時。所殺戮殊不少。以先世功德。遂能消之。韓氏字安國。家

劉春龍者。漢宗正劉奉先之女。奉先。漢某帝時爲宗正。 李奚子者。李忠之祖母也。忠晉初東平太守。忠祖父田舍人

耳。而多行陰德。常大雪寒凍而不覆。積習常露。殺於園庭。反恐鳥雀幾死。其用心如此。李忠不顯晉書。如此

王進賢王衍女也。王修字叔治，北海人，爲魏武郡中令，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不知是郭誰女也。其

童初府有王少道、范叔勝、李伯山，皆童初府之標者。少道，漢時人。王遜兒也。漢時山陽太守范叔勝，北地

人也。魏文帝黃門郎李伯山、李冲父也。冲，漢時爲白馬令，行陰德，或積世有道，中行所鍾。此二府仙人，皆

一進再進，得入此項。梁城作豐宮誦曰：

紂絕標帝晨，諒事遣重阿。炎如霄中煙，勃若景曜華。武陽帶神鋒，恬昭吞青河。閻闔臨丹井，雲門鬱嵯峨。

七非通奇蓋，連宛亦敷魔。六天橫北道，此是鬼神家。

誦有二萬言。今略道六天之宮名，抄出之耳。夜中亦可微讀之，亦云辟鬼邪。前第三宮名武城，今云武陽，或

聖者有項梁城，賢者有吳季子，但不知項是何世人也。或恐是項羽之叔項梁，而不應聖於季子也。

鄧都稻名重思，其米如石榴子，粒異大色味如菱，亦以上獻仙宮。後又有敘重思事，既是異日所說，兩

炎慶甲者，古之炎帝也。今爲北太帝君，天下鬼神之主也。炎帝神農氏造耕稼，嘗百草，其聖功不減軒轅、顓頊，

神農也。又外書云：神農牛首，今佛家作地獄中主煞者，亦牛首。復致疑焉。四明公升擢既

有年限，太帝位秩，亦應加崇極。此雖已三千餘年，或恐如世中帝王不轉，而公輔屢遷也。

武王發今爲鬼官北斗君。文王之子周武王也，姓姬名發，伐殷紂而爲天子，即位二年崩。禮云：年九十三。竹書

云：年四十五。按後云：四明公並得昇仙陪而不道。北斗君既仰鍊玉晨，亦應預同遷

耳。

夏啓爲東明公，領斗君師。禹之子也，姓姁。竹書云：即位三十九年，亡年七十八，自崩滅後至今已卯歲，九二千

文王爲西明公，領北帝師。文王名昌，禮云：年九十七亡。此父子並得稱聖德，而不免官鬼，雖爲煞戮之過，亦當是不學仙道故也。

邵公夷為南明公。邵公名夷。文王庶子。食采於邵。封於燕國。按周公、邵公、大公。俱佐命尅紂。功在不殊。而周

職。亦復難了。皆當各緣其根本業分故也。鄧都唯有六宮。而周文王父子頓處其三。明周德之崇深矣。

吳季札為北明公。吳王壽夢之少子。闔閭之叔父。太伯之後也。亦姬姓。讓國。居乎延陵。今季子廟是也。雖有仁賢年。方得遷改。乃十倍於地下主者之數。明仙家品例。故為貴妙。

四明公復有賓友四人。然此四公後並當升仙階也。四明主領四方鬼。賓友四人。其事在後。又按後定錄告云。邵夷為東明公。行上補九宮右保。此乃仙階之證。而與前不同。且啓尙未去。邵理不得仙。恐脫耳。諛云邵耳。既云東明公。則應猶是啓也。其疑事別在後也。

西明郎十六人。主天下房廟鬼之血食。此郎亦應是隸西明公。房廟血食。是受命居職者。非謂精邪假附也。

周顛為鬼官司命帥。今以鄧岳程遐二人代。以其多事故也。周顛字伯仁。汝南安城人。仕晉。過江位至尚書僕射。元帝永昌元年。王敦南下。遣收於石頭南門。被害。年五十四。追贈光祿開府。諡康侯。鄧岳字伯山。陳郡人。討郭默有功。咸寧初為平南將軍廣州刺史。於州病

亡。辛元子後云。鄧岳為謝劬爽司馬。此當是已遷也。程遐代郡人。為石勒謀臣。妹為勒妻。官至右僕射開府。代郡公勤死。為石虎所煞也。

西明都禁郎賈誼。昔為治馬融事不當。被黜守泰山。泰山君近請為司馬。已被可。賈誼。前漢文帝時。為梁

後云。荀顛為泰山君。用曹洪為司馬。今當代曹也。馬融字季長。扶風人也。博學有才理。鄭元之師也。仕後漢為南郡太守。未嘗按劍殺人。忤梁冀。被徙朔方。於路自刺不死。後赦還。拜議郎。延壽九年病亡。年八十九。融別傳復小異

耳。此

南門亭長。今用周無代都憲。一月有二亭長。甌有四修門郎。一天門凡八修門郎也。門郎為天門亭長下

官此是北帝門也。恐此不然。周撫字道和。潯陽柴桑人。周勳子也。先爲王敦將。東下伐都。事敗。與鄧岳俱走西陽。中。敦被殺。赫出。又爲將討蘇峻。後伐蜀平李勢。封建成公。爲鎮西將軍益州刺史。乃三十許年。興寧三年病亡。贈征西將軍。諡襄公。郗鑒字道徽。高平人。卽愔父也。永昌元年。率諸流民來渡江東。後討平王敦。封高平公。又爲車騎大將軍兗州刺史。鎮廣陵。復鎮徐州。蘇峻平。拜司空。改封南昌公。猶鎮京兆城。咸康五年病亡。年七十一也。贈太宰。諡文成公也。

北斗君天門亭長。今是臧洪。臧洪代隗囂。又一人是王波。新補。此亦正是南門爾。其餘四明公四宮門。亦應大。概有節義。漢末。洪舉義兵誅董卓。後爲清州及東郡太守。背袁紹。紹攻圍。食盡被擒。乃害之。隗囂字季孟。天水人。有才德。爲物所附。前漢末。據隴西。自稱王。建武元年。光武伐之。憤逼得病。兼餓遂亡。王波。渤海人也。晉尙書金史。有才能。投石。尙書金史。有才能。投石。尙書金史。有才能。投石。尙書金史。有才能。投石。

紀瞻本爲撫河將軍司馬。今爲北天修門郎。代田錄。瞻與虞潭更直一日守天門。北天猶應是北帝門也。紀初仕吳爲中郎將。吳平還洛。舉秀才。稍遷爲會稽太守。遷侍中。尙書僕射。驃騎將軍。泰思三年病亡。年七十二。贈開府。諡穆侯。田錄。魏武帝時爲程昱參軍。後爲河間太守。反叛。爲鬪柔所破爾。虞潭字異典。會稽餘姚人。卽虞翻孫也。位至衛將軍。右光祿開府。武昌侯。咸陽八年病亡。年七十。贈光祿。諡孝烈侯也。

魏釗領廬山侯。釗字君思。會稽人。仕晉成穆公世司徒左長史。顧和從遼東戍還。有事已散。北帝當用爲執蓋郎。蓋郎范明。遷補典柄侯。顧和字君孝。吳郡人。少孤。有志。吏部尙書。領軍尙書僕射。尙書令。永和七年病亡。年六十四。贈侍中司徒。諡穆公。外書不顯。范明唯前漢有范明友。恐非是此人。又誥賦許先生者。稱典柄侯周勳。主非吏者嚴白虎。尋典柄侯猶應是典柄。呼之脫倒爾。周勳字子魚。吳郡陽羨人。周處父也。仕吳爲鄱陽太守。甚有威惠。嚴白虎者。吳郡人也。以孫策時入山聚衆。策討之。乃散奔餘杭死。弟名與。亦勇健。策僞與會。乃戟刺殺之爾。

殷浩侍帝晨。與何宴對。此有八人。事在後。殷浩字淵源。陳留長平人。康帝建元初。爲揚州刺史。永和六年。進中軍將軍。都督五州。北伐姚襄。敗還。爲桓溫所廢。徙東陽。永和十二年。以憂亡。善能譚。

論。故與何宴對也。晏字平叔。何進孫。善書元理。位至侍中尚書。黨曹爽。為司馬宣王所誅。

溫太真為監海開國伯治東海。近取杜預為長史。位比大將軍長史。溫字太真。太原祁人。仕晉為江左平南將軍。江州刺史。下平蘇峻。位至驃騎將軍。

開封。封始安公。咸和四年病亡。年四十二。贈太將軍。諡忠武公。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博識多智。注春秋。仕晉。起家尚書郎。位至都督荊州。鎮襄陽。伐吳有功。封當陽侯。太康五年遷洛。於鄆縣病亡。年六十三。葬洛陽。贈

征南大將軍。諡成侯。

何次道始從北帝內禁御史。得還朱火宮受化。以其多施惠之功故也。後辛元子亦云如此。次道名充。廬江潛

史。錄尚書。輔正世業。奉佛。多施惠。立功績。每為善事。以永和二年正月戊寅病亡。年五十五。贈司空。諡文穆公。按如此旨。鬼職雜位。非四明公而獨得受化朱宮。升居仙品者。此當是深功厚德之所致也。

魏武帝為北君太傅。北君則北斗君周武王也。四明各有實友。恐北斗君不置此職。當以太傅准之。魏武帝曹操。沛

年十月。魏文乃受禪。追贈太祖武皇帝也。

其餘多不能復一二。蓋鬼神之事。不足示於世也。荀公言也。荀公即是荀中侯。既隸司命。統諸鬼官。故究知

然敘述事也。世人多不信幽冥鬼神。故戒勿宣示。若致疑謗。益漏失爾。右此前一段所說。不記何年月。以後王逸少事檢之。則猶應是乙丑年也。

人臥牀當令高高。則地氣不及。鬼吹不干。鬼氣之侵人。常依地而逆上。鬼者陰物。多因藉以宣其氣。或附人

其凶毒耳。昔有人病在地臥。於病中乃見鬼於壁穿下。以手為管而吹之。此即是鬼吹之事也。

人臥室宇。當令潔盛。潔盛則受靈炁。不盛則受故炁。故炁之亂人室宇者。所為不成。所作不立。一身亦耳。

當洗沐澡潔。不爾无冀矣。故炁皆謂鬼神塵濁不正之炁。此等皆派

勿道學道學道鬼犯人事亦不立使人病是體未真故也而已。所謂仙者。心實學何。趣說之耶。羣魔伺察。有如此影響也。

山世遠受孟先生法。暮臥先讀黃庭內景經一過。乃瞑。使人魂魄自制。練但行此道二十一年。亦仙矣。是爲合萬過也。得三四過乃佳。北嶽蔣夫人云。讀此經亦使人無病。是不死之道也。此四條並是可承用事。已別抄在第三篇中。孟先生即應是京兆孟君。及屬用鄭承者。前篇有四嶽蔣夫人。今又云北岳。未審有兩人。爲是誤也。

夜行常琢齒。琢齒亦無正限數也。煞鬼邪鬼。常畏琢齒聲。是故不得犯人也。若兼之以漱液祝說亦善。即神存。故鬼邪不得干。今修上道者。日夜既恆有此事。所以並得長生爾。昔鮑助者。濟北人也。外誓不顯。都不學道。亦不知法術。年四十餘。忽得

面風氣。口目不正。烝入口而兩齒上下恆相切。拍甚有聲響。如此晝夜不止。得壽年百二十七歲。後乃遇寒過大冰。墮長壽河中死耳。北帝中間。亦比遣煞鬼及日遊地殃使取之。而此數煞鬼終不敢近助。鬼官問其故。天煞答云。此人乃多方術。以制於我。常行叩齒。鳴打天鼓。以警身中諸神。神不敢散。鬼氣不得入。

是以无有緣趣得煞之耳。以此論之。若助不行冰渡河。亦可出千歲壽不啻也。當是遇大寒凍。步行冰上。口噤不能復叩齒。是故鬼因溺著河中耳。患風病而齒自叩動者。猶尙辟死。却煞鬼矣。何況道士真叩齒。

鳴天鼓。具身神耶。仙方云。常吞液叩齒。使人反少。以此而言。人命使无定限。一切皆是天過耳。若修道精勤。如龜以風病爲多術。助琢齒。何容不得永年。正患有時懈替。則爲鬼所襲。同於溺河之斃也。凡諸鬼亦是不能靈智。乃豈勝靈邪。

鄴都山上樹木水澤如世間。但稻米粒幾大。味如菱。其餘四穀不爾。但名稻爲重思耳。杜瓊作重思賦曰。

霏霏春茂翠矣重思靈烝交被嘉穀應時四節既享祝人以祀神禾鬱乎浩京巨穗橫我元臺爰有明祥

帝者以熙此之謂矣此更說鄴都中事仍復及重思耳說祝人有祠者不容有蒸嘗之義當即是前所云獻奉仙官故也又鬼年限足應受餘生亦復死便有祠事矣杜瓊字伯瑜蜀人也博學有才思注韓

詩兼明數術逆計魏當代漢仕劉禪時爲鴻臚太常延熙十三年亡年八十餘耳

侍帝晨有八人徐庶龐德爰愉李廣王嘉何晏解結殷浩並如世之侍中李廣漢武驍騎將軍征匈奴時被吏譴憤慨自刎而死王嘉蜀

郡人平帝時爲郎中至王莽乃棄官還鄉不肯臣公孫述伏劍而死徐庶字元直潁川人薦諸葛亮於劉備後魏武廢其母乃歸魏仕至中丞明帝大和中病亡龐德字令明南安人隨張鎮南降魏武拜立義將軍屯樊城爲關羽

所害諡杜侯迎喪葬鄴身首如生爰愉字世都濮陽人有才辨多術藝事晉武辟司徒魏舒府位至侍中中書令監解結字稚連濟南人係弟也亦仕晉黃門侍郎中丞荆豫州刺史尙書趙王倫時爲孫秀所害也何殷

二人已注在前前所說唯道二人今當是更請問乃悉具顯之

四明公及北斗君並有侍帝晨五人其向者八人是北大帝官隸耳選用亦同侍帝晨之號仙官亦有俱是侍中位也此言選用並同不知止取名位當品才識兼論功德耶此諸人

才位永不相類悉幽途所證別當有以耳

又有中郎直事四人如世之尙書也戴淵公孫度劉封郭嘉今見在職封者是元德之養子此職應是太帝領僚如今散

曹尚書耳戴淵字若愚廣陵人也仕晉歷位至護軍尙書僕射驃騎將軍與周顛俱爲王敦所害贈光祿諡簡侯公孫度字叔濟遼東人淵之祖也初爲遼東太守建安中途僭號稱王建天子羽儀傳國子康至孫淵被司馬宣王

所然劉封本羅侯寇氏子劉備未有兒養爲息性剛猛有氣力武藝後建節度賜死此異族爲嗣亦

是仍得襲姓也郭嘉者字奉孝潁川陽翟人魏武謀臣爲軍謀祭酒病亡年三十八諡貞侯也

元德今爲北河侯與韓遂對統今屬仙官仙官又有北河司命禁保侯亦司三官中事乃隸東華官保命君領之此則是北河侯必是相統屬矣劉備字元德涿郡人初起義兵後遂據

蜀稱尊號三年病亡年六十三諡昭烈皇帝尋子時同爲三國之主魏武孫策今位任皆高劉此職雖小而隸仙官其要務或可相匹也

備對仕·殊爲不類·兼謙仙官·益復超羈也·

又有大禁晨二人·如今尙書令·漢光武及孫文臺二人居之·光武劉秀·字文叔·高祖八代孫·起兵討王莽·

孫堅字文臺·吳郡人·策父也·袁術表爲破虜將軍豫州刺史·討董卓·後伐劉表·初平二年·爲

表將軍黃祖部下人所射·亡年三十七·堅雖忠烈而位儼·今與天子同職·亦似韓遂之匹元德也·

又有中禁晨·如今之中書令·監有二人·顏懷·楊彪·二人居之·懷字思季·彪字文先者·顏懷字思季·未詳此人·

漢司空楊修父也·值董卓悖亂·扶濟獻帝·東西危

苦·備經三司·至魏文黃初六年乃亡·年八十四·

許長史父今爲彈方侯·彈方侯有二人·各司南北·許長史爲南彈方侯·劉贊爲司馬·鮑助爲北彈方侯·章

遵爲司馬·亦各主南北門箭·許領威南兵千人·鮑助領威北兵千人·大都備門主收執而已·如今世有羽

林監·威南威北兵·如道家天丁力士甲卒之例也·二禁晨及南北彈方侯·亦應並是北帝官屬也·受此語時·未必

兵·當是驍勇者也·許氏專具在別駕·劉贊字正明·會稽長山人·少爲郡吏·好讀兵書·慷慨有大志·擊黃巾賊傷足·

一脚屈·遂自割筋得伸·後爲左護軍·與孫峻征淮南·未至病困·爲魏將蔣班所逼·被害·年七十三·鮑助字叔業·鮑

宣九世孫·即鮑信子也·清白有高節·漢建安中爲中庶子·黃門郎·魏文帝御史中丞·數諫諍忤旨·左遷治書執法·後

被誅·章遵字公藝·吳人·即章昭之孫也·博學有文才·善書·仕晉成穆之世·爲尚書左民郎·中書·黃門侍郎·代王

逸少爲臨川郡守·以母

孫策爲東明公賓友

孫堅長子·字伯符·漢末·嗣父顯業·先割江東·乃欲定中國·拜討逆將軍·封吳侯·臨過江

子吉·後照鏡見之·驚忿叫·故瘡潰而死·尋項羽之英傑·逾於孫遠矣·俱是不得王而獨不顯出·乃

歷世相傳·云爲吳興卜山王·常居郡縣上·故太守不敢上·上者輒死·亦別爲立廟·呼爲霸王也·

眞誥卷十六

關幽微第二

漢高祖爲南明公賓友。劉邦字季。沛郡豐人。起自布衣。伐秦平項。創漢之基。卽位十二年病亡。年六十二。

晉宣帝爲西明公賓友。司馬懿字仲達。河內人也。魏世爲大將軍太傅。嘉平三年病亡。年七十二。贈相國。諡宣文侯。晉武受禪。追諡高祖宣皇帝。

荀彧爲北明公賓友。荀彧字文若。潁川人。漢末爲尙書令。有風儀識鑒。初爲魏武謀臣。欲以安漢社稷。被疑。懼。服藥自盡。年五十。諡敬侯。追贈太尉。荀之列在賓友。亦如延陵之匹四明。位雖非亞而

德望賢矣。

其中宿運先世有陰德惠救者。乃時有徑補仙官。或入南宮受化。不拘職位也。在世之罪福多少。乃爲稱

量處分耳。大都行陰德。多恤窮厄。例皆速詣南宮爲仙。在世行陰功密德。好道信仙者。既有淺深輕重。故其受報亦不得皆同。有卽身地仙不死者。有託形尸解去者。

有既終得入洞宮受學者。有先詣朱火宮煉形者。有先爲地下主者乃進品者。有先經鬼官乃遷化者。有身不得去。功及子孫。令學道乃拔度者。諸如此例。高下數十品。不可以一概求之。

庚元規爲北太帝中衛大將軍。取郭長翔爲長史。以華歆爲司馬。此所謂軍公者也。領鬼兵數千人。辛元

說。與此大異。恐是受有前後。或能幾被週換故耳。庚亮字元規。潁川人。咸和中爲征西將軍。江荆豫三州刺史。鎮武昌。咸康六年。於鎮病亡。年五十二。贈太尉。諡文康公。未病時。乃獨見陶侃乘輿來讓之。於此得病而亡。郭翻字長

翔。武昌人。少有高志。庚欲引爲上佐。不肯。就亡後。與其兒靈語云。庚公作撫東大將軍。治在東海之東。統十萬兵。取吾爲司馬。問者本欲取謝仁祖選官。以爲資望未足。蔣大侯先取爲都尉。是以拘逼王長豫爲長史。委以軍事。甚

有高稱。又云。王丞相尙書令。大用事。決萬機。按如此語。卽元子所說。如復似應在前。今以郭爲長史。當是後更轉任。但謝仁祖在世爲僕射。鎮西將軍。乃言資望未足。殊爲難辨。王丞相卽王導。長豫是導之元子。早亡。華歆字子

魚·平原人·爲豫章太守·同孫策·策亡從魏武帝·歷顯位·爲司徒太尉·封博平侯·太和五年亡·年七十五·諡敬侯·

孔文學爲後中衛大將軍·以張繡爲司馬·唐固爲長史·

孔融字文學·魯人·孔子二十代孫·漢末名士·爲北海太守·後爲曹公所害·張繡·武威人·濟徙子也·漢

末·因亂起兵·後降魏武爲破羌將軍·從征烏丸·未至柳城亡·諡定侯·唐固字子正·丹陽句容人·修身謹行·博學儒術·注國語公羊穀梁傳·孫權黃武四年爲尚書僕射·年七十餘病亡耳·

陶侃爲西河侯·亦領兵數千·近求滕舍自代·猶未許·侃以徐寧爲長史·寧坐收北闕叛將·不擒免官·當以

蔡謨代寧·陶侃字士衡·先自丹陽人遷居鄱陽·後徙廬江而屬潯陽柴桑·晉世累經征討·大有功·位至侍中·太尉·都督八州·荆江二州刺史·長沙公·咸和四年遷長沙·亡於樊谿·年七十六·贈大司馬·諡桓公·庾亮代

之·而郭長翔語云·陶公正有罪謫·未得敘用·又別記云·陶公亡後少時·遺先儒死傳教與其兒·相傳云·公謝即連

輿庾公相言語天上事始判·故令郎知·于時庾猶存·後三四年而亡·滕舍子並南陽西鄂人·永和中爲平南將軍廣州刺

史·於州病亡·諡戴侯·陶以其自代·資位復是奇懸·徐寧字安期·東海刻人·羨之祖也·初桓整舉與庾亮爲護軍功

曹·稱爲海岱清士·後仕至正員吏部郎·冠軍江州·順陽簡侯羨之·年少時嘗來形見·自稱我是汝祖·戒其禍福·後並

如言·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充子也·位至揚州刺史·又授司徒·不受·永和十二年病亡·年七十六·贈司空·諡文穆公·尋此不擒叛將·亦是鬼·鬼不能相制·由如人也·人皆非自然感攝·仙真猶尙握節持鈴以勒此輩·而况其同

乎·
四鎮皆領鬼兵萬人·中官領兵不過數千·四鎮有泰山君·盧龍公·東越大將軍·南巴侯·四官各領萬人·

非正是四方·今此處並在中國·迴還不過數千里耳·他方復應大有·所以後言數百處也·

何曾爲南巴侯·何曾字穎考·陳郡陽夏人·何夔子也·性豪侈而博學孝悌·初仕魏世·稍遷尚書·征北將軍·司徒·封朗陵侯·晉太尉·太保·太宰·朗陵公·太始四年卒·年八十餘·諡曰元公·

曹仁爲盧龍公·曹仁字子孝·魏武從弟·雄勇冠世·善弓馬·數從征伐有功·位至車騎將軍·都督荆揚益州·諸軍事大將軍·封陳侯·黃初四年病亡·年五十六·諡曰忠侯也·

劉陶爲東越大將軍·漢魏晉凡有三劉陶·後漢者字子奇·潁川人也·靈帝侍中尙書令·後繫獄閉柙而死·魏世者字季治·淮南人·劉曄之子也·才辨而先行·曹爽用爲選部郎·後出平原太守·景王誅之·晉初

知何者是東越大將軍。以意言之。多是正與耳。

荀顛爲太山君。荀顛字景倩。或第四子也。博學有詞理。佐命晉世。起家爲黃門郎。遷尙書僕射。司空太尉。太傅。太始十年亡。年七十。諡曰康公。蘇綽傳云。劉孔才爲太山公。欲反。北帝已誅滅之。孔才卽劉劭也。又梅頤爲豫章太守。夢被召作太山府君。克日便亡。不知此二位與君復各是異職否耳。又云有太山令。

領一萬兵鎮處亦有數百處也。領數千兵鎮處亦有數百處。更相統隸耳。皆有長史司馬。王文度鎮廣陵。忽見卒來召作平

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王云。我今已作此官。卒云。此是天上職耳。須與去。尋迎至而亡失。天地間事理。乃不可限以胸臆而尋之。此幽顯中都是有三部。皆相關類也。上則仙。中則人。下則鬼。人善者得爲仙。仙之譎者更爲人。人惡者更爲鬼。鬼福者復爲人。鬼法人。人法仙。循環往來。類相同。正是隱顯小小之隔耳。達者監之。便無復所關。

荀顛取願衆爲太山將軍。用曹洪爲司馬。桓範爲長史。願衆字長始。吳郡人。願愷孫。願祕子也。仕晉丹陽尹。伯。曹洪字子廉。魏武從弟。家大富而儉恪。數征伐。爲驃騎將軍。封樂成侯。太和六年病亡。桓範字元則。沛國人。有才學籌策。仕魏世。位至太司農。黨曹爽被誅也。

王逸少有事繫禁中。已五年云。事已散。卽王右軍也。受時不欲呼楊君名。所以道其字耳。逸少卽王虞兄曠之子。生屬旋。頗亦慕道。至昇平五年辛酉歲亡。年五十九。今乙丑年。說云五年。則亡後被繫。被繫之事。檢述未見其苦。恐以懣懣告靈爲謫耳。

蔣濟爲南山伯。領二千兵。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仕漢魏。歷位至太尉。從宣王誅曹爽。其年亡。諡景侯。爲領軍時。有其婦夢亡兒爲太山五伯。來迎太廟四孫阿爲太山令。求囑阿乞轉在好處。濟卽爲仍之。阿亦卽亡。後又夢云。已蒙轉錄事。凡如此例。鬼官職位。雖略因生時貴賤而大有舛駁。皆由德業之優劣。功過之輕重。更品其階級。不復得全依其本基耳。

王虞爲部鬼將軍。虞字世將。琅琊人。修齡父也。多才藝。攻書。善屬文。解音聲。位至平南將軍。荊州刺史。年四十七病亡。贈驃騎。諡康侯也。

此有職位者。粗相識耳。其無位者。不可一二盡知之。如此散者。無限數也。此皆後段所說。似猶是荀中侯。所以止道或不稱姓。而顛復云姓。恐

蔣濟爲南山伯。領二千兵。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仕漢魏。歷位至太尉。從宣王誅曹爽。其年亡。諡景侯。爲領軍時。有其婦夢亡兒爲太山五伯。來迎太廟四孫阿爲太山令。求囑阿乞轉在好處。濟卽爲仍之。阿亦卽亡。後又夢云。已蒙轉錄事。凡如此例。鬼官職位。雖略因生時貴賤而大有舛駁。皆由德業之優劣。功過之輕重。更品其階級。不復得全依其本基耳。

王虞爲部鬼將軍。虞字世將。琅琊人。修齡父也。多才藝。攻書。善屬文。解音聲。位至平南將軍。荊州刺史。年四十七病亡。贈驃騎。諡康侯也。

此有職位者。粗相識耳。其無位者。不可一二盡知之。如此散者。無限數也。此皆後段所說。似猶是荀中侯。所以止道或不稱姓。而顛復云姓。恐

此皆後段所說。似猶是荀中侯。所以止道或不稱姓。而顛復云姓。恐

此皆後段所說。似猶是荀中侯。所以止道或不稱姓。而顛復云姓。恐

以分別周顛也。所說人多是近世。當由代謝參差。兼易臚議者矣。三代乃遠。而兩漢魏晉。實有一段才名人如劉向、董仲舒、揚雄、張衡、蔡邕、鄭元、王弼、阮裕、之儔。並不應空散。數術有如管郭。亦無標述。故當多不隸三官。頗得預於仙家。驅任矣。前論帝王中亦不均。魏文晉武。受命之主而不顯。反言魏武晉宣。孫權應與劉備同。亦不載道策。此並當啓國之基。功高樂推故也。其繼體守文之君。都無所出矣。

右以前後兩過受事。皆是楊君受旨書。多儂治。又掾更寫兩本。悉無異。並各成一卷相隨。始末訖此耳。

許肇今爲東明公右帥晨。帥晨之任。如世間中書監。許肇字子阿。卽長史七代祖司徒敬也。雖有賑救之功。而非

仙耳。此帥晨之官。四明亦並應有之。

邵爽爲東明公云。行上補九宮右保公。前云邵爲南明公。今乃是東。若非名號之誤。則東南之羌既尋當遷擢。則必應是啓中君脫爾云邵耳。亦可是有甘棠之德。故不限其年月耳。

右七月十六日夜。定錄君所告。

此二條別受。不關鄼記部。

辛元子自敍并詩。此下剪除半行去。不知當是何字也。元子字延期。隴西定谷人。漢明帝時諫議大夫。上洛。雲中。趙國。三郡

太守。辛隱之子。辛隱字某某。檢外書未得此位業。按諸辛舊關隴豪族。前漢有辛慶忌。後漢有辛禕。並高直之士。辛曉是其七世孫。則隱是曉之八世祖。但一百四十五年中而已。八世嫌其太促耳。元子少

好道。遵奉法戒。至心苦行。日中菜食。鍊形守精。不違外物。州府辟聘。一無降就。遊山林。棄世風塵。志願憑

子晉於緱岑。侶陵陽於步元。故改名爲元子。而自字延期矣。不圖先世之多愆。殃流子孫。結咎刊於帝簡。

運沈逮於後昆。享年不永。遂沒命於長梁之津。西王母見我苦行。鄼都北帝愍我道心。告敕司命。傳檄三

官。攝取形骸。還魂復眞。使我頤胎位爲靈神。於今二百餘年矣。溺水致命事。同王衍之女。恐卽此形骸。皆不復得生。並是反質胎神耳。雖有道心而無道

業·故不得便居仙品也。

近得度名南宮定策朱陵藏精待時方列爲仙而大帝今且見差領東海侯代庾生又見選

補禁元中郎將爲吳越鬼神之司王事靡盬斯亦勞矣若夫冠晨佩青蕭條羽袂鳴錄仙階轉輶瓊室者

雖實素心而卒日也恨未便得與元眞併羅同晏琨墉察鈞韶之遺音掇靈芝乎幽峯振翠衣於九霄儻

元翮於十方耳方當攝御羣鬼領理是非處衆穢之中間聲交於邪魔之紛紜事與道德爲闊眼與盱眞

爲疏孰比熙寂於元境逍遙於太初哉夫同聲偕合物亦類分相聞邈矣係景委積是以名書上清丹錄

元殖有道之氣與靈合德託體高輝故來相從今贈詩三篇以敘推情之至也其辭曰

方應相關·故先造以陳情也·尋鬼書既異·不應是自運筆·亦當口受疏之耳·

疇昔入冥鄉順駕應靈招神隨空無散烝與慶雲消形非明玉質元匠安能彫蹠足吟幽唱仰首翫鳴條

林室有逸歡絕此軒外交遺景附圓曜嘉音何寥寥

寂通寄輿感元烝攝動音高輪雖參差萬仞故來尋蕭蕭研道子合神契靈衿委順浪世化心標窈窕林

同期理外遊相與靜東岑

命駕廣鄩阿逸跡超冥鄉空中自有物有中亦無常悟言有无際相與會濠梁目擊元解了鬼神理自忘

此篇論人鬼之幽致也·

元子云魏時辛毗字佐治是七世之孫也漢建武一年從隴西徙居潁川陽翟縣毗仕魏世使持節大將

軍司馬宣王軍帥衛尉封侯毗子名敞爲河內太守太常卿

所說並與魏書同也·

元子云庾生者。晉庾太尉也。北帝往用爲撫東將軍。後又轉爲東海侯。今又用爲鄴臺侍帝晨右禁監。近取馮懷爲司馬。侍帝晨如今世侍中。右禁監如世右衛將軍而甚重。如說與前大異。當是後遷侍中領衛。便是勝中懷將軍也。帝晨無司馬。此是右禁之

職耳。馮懷字祖思。長樂人。晉成帝時爲太常散騎常侍。卒。追贈金紫光祿階也。

左禁監是謝幼輿。以鄧岳爲司馬。此則准左衛將軍也。幼輿名鯤。卽謝安伯。謝尙之父也。爲王敦長史。豫章郡太守。年五十三病亡。贈太常。諡康侯。鄧岳已在前。而云代周顛爲司馬帥耳。

鄒南昌公先爲北帝南朱陽大門靈關侯。後又轉爲高明司直。昔坐與劉慶孫爭免官。今始當復職也。高

明司直如世尙書僕射。前云鄒爲南門亭長。亭長恐卽靈關之職。既以周撫代。故得轉司直。而鄒長翔靈語亦云。鄒公甚屈爲天門亭長。舊選常用州征二千石。未有三公作也。如此。所以得速遷。劉慶孫名

輿。中山人。劉越石之兄也。才識辯贍。爲東海王越長史。永嘉中病疽而亡。年四十七。贈驃騎將軍。諡眞侯也。

何次道今在南宮承華臺中。已得受書。行至南嶽中。此人在世施惠之功甚多。故早得返形。前荀公說何始得還朱火。今

言已受書。則元子所受後成在後耳。

周伯仁近見用爲西明公中都護。中都護如世太傅之官也。坐選鄧攸不平。左降爲中護。中護准少傅。周本

司命帥。當得程暹代而遷此官也。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仕晉爲太子洗馬。吏部郎。河東太守。爲石勒所沒。後得還江東。爲吳郡太守。吏部尙書。自咸和元年病亡。贈光祿。攸從胡叛還時。乃棄美已兒。自攜亡弟之子來渡江。遂自

無兒。絕後嗣。謝安歎曰。天道無知。令鄧伯道無兒。

右辛元子所言說冥中事亦多矣。今粗書其麤者耳。不復一一具說。此記雖元子所受。而雜有楊君之辭也。楊書不存。今有錄寫本耳。此紙後又被

剪缺。恐事亦未必盡。

官一百四十年聽一試進也。

此地下主者。亦曾見海中別語。李更等。非別。乃得稍受道教耳。

至孝者能感湯虎。

神使百鳥山獸巡其墳塋也。至忠者能公犯直心。精貫白日。或剖藏煞身。以激其君者也。比干今在戎山。

李善今在少室。有得此變鍊者甚多。舉此二人為標耳。

比干剖心。可為至忠。至於孝子感靈者。亦復不少。而今止舉李善。殊似不類。當李善之地。乃可涉忠而非孝。

述也。恐以其能存李元後胤。使獲繼嗣。因此以成其孝功。所乃論耳。若程嬰齊公孫杵臼。亦應在孝品矣。李善字次遜。本南陽育陽李元家奴。漢建武中。元家人之死盡而巨富。唯存一孤兒名續祖。尚在孩抱。諸奴復共欲煞之。而分其財。善乃密負續祖逃瑕邱山中。哺養乳乃為生計。至十歲餘。出告縣令鍾離意。意於是表薦。悉收其羣奴煞之。而立續祖為家。光武拜善為太子舍人。後遷日南九江太守。其事述正是如此。而鍾離傳所說。少復有異耳。

夫有上聖之德。既終皆受三官書為地下主者。一千年乃轉補三官之五帝。或為東西南北明公。以治鬼神。復一千四百年。乃得遊行太清。為九宮之中仙也。

以年限言之。是聖德更不及忠孝也。計此終後凡二千四百

後。至晉興寧始八百八十。計未滿千歲。不知那已為明公耶。鄆都中所記。都元頓說五帝者。恐此如北帝之例。復有五

耶。所以後言英雄者為五帝上相。而北帝有秦皇矣。又蘇頌傳云。揚雄張衡等為五帝。揚張既非上聖。爵位亦卑。不應

得與炎帝為德。復當或有小五帝不

論耳。揚張之事。亦或不然也。

夫有蕭邈之才。有絕衆之望。養其浩然。不營榮貴者。既終受三官書為善爽之鬼。四百年乃得為地下主者。從此以進。以三百年為一階。

此事是高士逸民之品也。從主者以去。是入仙階。不復為鬼官耳。

夫有至貞至廉之才者。既終受書為三官清鬼。二百八十年乃得為地下主者。從此以漸得進補仙官。以二百八十年為一階耳。

此格復此小勝高士。而年數倍於忠孝。故知忠孝貞廉。為行之最耳。

夫至廉者。不食非己之食。不衣非己之布帛。王陽有似也。此目應以夷齊為標。高士中亦多此例。而今乃舉王

也人

夫至貞者。紛華不能散其正。烝萬乘不能激其名操也。男言之。務光之行有似矣。女言之。宋金標女是也。

貞者非止不淫於色。亦是淡乎榮利也。務光辭湯讓而負石投河。宋女恐是子胥所逢。浣沙於漂水之陽者。後既投金以報之。故謂之金漂。漂字或應作漂字耳。

先世有功在三官。流逮後嗣。或易世鍊化。改氏更生者。此七世陰德。根葉相及也。既終。當遺脚一骨。以歸

三官。餘骨隨身而遷也。男留左。女留右。皆受書爲地下主者。二百八十年。乃得進受地仙之道矣。臨終之

日。視其形如生人之肉脫。死之時。尸不雖直。足指不青。手足不皺者。謂之先有德行。自然得尸解者也。此

先世有陰功密德。不拘於迹者。既非己身所辦。故以一骨酬副三官也。此骨恐是實形之骨。非人行之骨。既被遺落。當復重生之耳。火都論仙鬼中諸人。在世有剝腹刳頸。支體分裂死者。永自不關後形。其神先以離出。故今形可得而斃。

傷殘初不斷神矣。而世或有見鬼身不全者。蓋是尸魄託骸者耳。非其大神本經之主也。尸解之說。復有多條。已抄記在第三篇中耳。

右此五條。皆積行獲仙。不學而得。但爲階級之難。造道用年歲耳。要自得度名方諸。不復承受三官

之號令矣。此雖五條。而有七事。事中復有輕重。非至志者。亦不辦得此例也。今預在學道之品。微微小業。便可與之比肩。况乃眞妙者乎。由是言之。可不自督耳。

諸有英雄之才。彌羅四海。誅暴整亂。拓平九州。建號帝王。臣妾四海者。既終。受書於三官。四輔。或爲五帝

上相。或爲四明分賓友。以助治百鬼。綜理死生者。此等自奉屬於三官。永無進仙之冀。坐煞伐積。酷害生

死多故也。鄧宮中諸人。職皆是矣。疑荀彧一人。清秀整潔。非跋扈虛害。唯以謀謨智策佐魏武耳。乃得爲賓友。與漢高

罪。先充諸考議也。若過爲非理。是所不論。若怒怒冗散。不辯異人者。罪無大小。悉當安之。

秦始皇今爲北帝上栢劉季今爲南明公賓友有其人甚多略示其標的耳之有上相亦當如四明之有賓友也。

齊桓公今爲三官都禁郎主生死之簡錄晉文公今爲水官司命其楚嚴公趙簡子之徒數百人今猶散

息於三官府未見任也此等名位自是三官之寮耳无豫真仙家事矣五霸亦一時之雄齊桓晉文盧戰並要楚嚴公卽莊王也簡子雖非霸限

亦擅命專制所夢天帝使射熊之事必是北帝之府矣劍經序稱燕昭亦得仙燕昭六國時英主遂不墮於三官乃知

鍊丹獨往亦爲殊拔也從論忠孝已來至此並出據寫劍經中東顧司命所說卽是鬼神事謹抄出繼此以相證發

自三代已來賢聖及英雄者爲仙鬼中不見殷湯風公孔子闔閭勾踐春秋時諸卿相大夫及伍子胥孫武白

起王葛下至韓信項羽輩或入仙品而仙家不顯之如桀紂王莽董卓等凶虐過甚恐不得補職儻也而異

城有冒頓陰頡石塊石勒諸賊儻亦都不預及晉之耳

眞誥卷十七

握眞輔第一

蕭寂華門。研神保形。和魂夷炁。守養神關者。豈可以與夫坐華屋。擊鐘鼓。饗五鼎。艷綺紈者。同日而論之哉。大羅之與籠樊。俱一物耳。是以古之高人。皆去彼而取此矣。老氏寧悶悶不察察。而況我之鄙夫。未知此一篇是何書中語。既有道之辭。故聊以抄出。是兩手書耳。

元元卽排起注之曰。故元元以八風爲橐籥。天地爲隄防。四海爲響譽。九州爲稗糠。積之以萬殊。蒸之以陰陽。其陶鑄也。充隆吹累。剛柔清濁。象類不同。呼吸含吐。恭柏榮注之曰。九絕獸。神禽也。罔起此在乎羣麗。擘擗乎激奇之際。終年不足以極其變。萬殊不足以適其內。日月不足以曜其目。八澤不足以遊其足。青雲爲卑。九垓爲淺。八紘爲小。四極爲近。以此變動無常。恆入芥子之內。玉晨之玉寶。太微之威神矣。元元卽排起調。彈琴相樂。並是神虎隱文。撰神詩中句。如今再注之。乃取揚雄元爲論中語。更小增損易奪之。故當是理符義會可得然也。

夫心與治遊乎太和。唯唐虞能克其任矣。神與化蕩乎無境。唯伏羲能承其統。故二十五絃之具。非牙曠不能以爲神。弓矢質的之具。非羿逢蒙不能以爲妙耶。此一篇亦是元爲論中語。不知此復以何所明喻耳。猶如引抱朴外篇博喻中語也。凡有異處。皆以朱書爲別如也。

若夫奇神儵詭。恢譎無方。陰陽之所煥育。川澤之所函藏。則羲和浴日於甘淵。鳥飛司景於扶桑。江婁登

涓而解珮。二女御風於瀟湘。潛蛟龍戰於元泉。蕃邱喪馬於淮陽。靈洲海運於南極。東山遙集於帝鄉。驂駟抗轡於巨龜。江使感夢於宋王。是以洞庭雖廣濟之不容刀。盧龍雖峻越之不崇朝。嶧山懸嶺絕閭千仞。束馬綿竹則安樂歸晉。遼海泱泱橫帶天渠。公孫不兢則其亡忽諸。

若夫飛壺白馬。卽墨天山。三江之混。九河之源。尙曷足語哉。吾子飛軒結駟。駕晒林薄。徒聞山河之寶。魏

國所以未究。夫吳起一言而武侯心忤也。此二條是庾闡楊都賦中語也。凡四條。並異手書之。小度青紙。乃古而拙。此既與真書相連。故並存錄相隨載之也。楊君。

秦始皇作長安渭水橫橋。廣六丈。南北三百八十步。六十八間。漢時橋北置都水令丞。領徒千五百人。署

屬京兆。董卓壞之。魏武帝更作。廣三丈。今橋是也。夫鍾、瑞物也。當金氏之世有六鍾。將必見乎晉朝。五霸諸侯。厥德過之。故六鍾嘉瑞耳。非復耳。事誤子孫也。預告寧

無咄咄乎。此注下四十八字。黃民手所妄益。是載義熙十二年霍山崩出六鍾。故欲附會宋祖。輒立此辭。而不知事類大乖。追可忿笑。

秦爲阿房殿。在長安西南二十里。殿東西千步。南北三百步。上坐萬人。庭中可受十萬人。二世爲趙高所

殺於宜春宮。宮在城南三里。二世葬其傍。司馬相如所云墓蕪穢而不修者是也。

秦斂天下兵器。鑄以爲銅人十二。置此十四字共一行。行前魚欄。餘十在。今足令成字如此。之諸宮。漢時皆在長安。董卓壞以爲錢。餘

二人。徙在青門裏。東宮前。魏明帝欲徙詣洛。載至霸城。重不能致。今在霸城大道南。胸前有銘曰。皇帝二

十六年。初兼天下。諸侯以爲郡縣。正法律。均度量。大人來見。臨洮。身長五丈。足迹六尺。秦丞相蒙恬。李斯

所書也。字。缺失秦廟中鍾簾四枚。皆在漢高祖廟中。魏明帝徙二枚詣洛。故尙方南銅駝巷中是也。

漢昭帝平陵宣帝杜陵。二銅鍾在長安。夏侯征西欲徙詣洛。重不能致之。在青門裏道南。其西者是平陵

鍾東者杜陵鍾也。此後少姑皇陵一事。鴻門在始皇陵北十餘里。漢書云：張良解厄於鴻門者也。

秦王應是楚王。作秦王誤耳。項籍以沛公爲漢王，都漢中，而分關中爲三秦。章邯爲雍王，都大邱，今槐里是也。司馬

欣爲塞王，都櫟陽。今萬年縣是也。董翳爲翟王，都高奴。高奴縣在咸陽西北，今省。

高祖自漢中北出襲三面，皆平之。漢書云：乘釁而運，席卷三秦者也。此三縣今皆有都邑故處也。此後少十五六

條事。當是零失也。

杜陵宣帝陵也。宣帝少依許氏在杜縣，葬於南原，立廟於曲池之北，號曰樂遊廟。因苑爲名也。徙關東名

族四十五姓以陪杜陵。司馬相如弔二世云：臨曲江之隈洲，謂曲池也。此一條增損。語小異。不解那得始此。

右此前十條，並楊君所寫。錄潘安仁關中記語也。用白牋紙，行書極好，當是聊爾抄其中事。

東方有赤氣之內，有詠言曰：小鮮未烹鼎，言我巖下悲。此是東華宮中歌詩之辭。

整控啓素鄉，河靈已前驅。此兩句是揮神詩中之辭。

風伯不搖條，神虎所挾扶。十一月二十四日，儵忽之間，聞洞房中云：在丹幘帳中，有如人聲讀書如此。此

存洞房三真事。并前條。並楊所自記所感聞之事也。

得書知洗心，謝過甚敝虛心。相行復來，張生頓首。

覺題云許君。

近知來有北行事，恨不面今致黃長命縷一枚。後復果不，張生頓首。

覺題云楊君。

夢見一人似女子着烏毛衣。賣此二短折封書來。發讀。覺見憶昔有此語。而猶多有所忘。又夢後燒香當

進前室。此並記夢見張天師書信。云張生者。卽應是諱。今疏示長史。故不欲顯之。又見系師注老子內解。皆稱臣生稽首。恐此亦可系師書耳。

興寧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楊君夢見一人著朱衣籠冠。手持二版。懷中又有二版。召許玉斧。出版皆青爲

字。云召作侍中。須臾玉斧出。楊仍指此是郎。玉斧自說我應十三年。今使見召。未解儀體。向人答若爾。

可作刺。玉斧作屬道未解儀典。方習厲之言。須十三年。向玉斧揖而去。此據書半紙。是口受寫楊君所夢。故猶

也。版青爲字。卽青錄白簡也。

四月二十九日夜半時。夢與許玉斧俱座。不知是何處也。良久見南嶽夫人與紫陽真人周君俱來。坐一

牀。因見玉斧與真人周君語曰。昔聞先生有守一法。願乞以見授。周君曰。寡人先師蘇君。往曾見向言曰。

以真問仙。不亦迂乎。僕請舉此言以相與矣。玉斧曰。情淺區區。貪慕道德。故欲乞守一法。爾言未絕。周君

又言曰。昔所不以道相受者。直以吳儉之交而有限隔耳。周是汝陰人。漢太尉勃七世孫。故云儉人也。君乃真人也。且已大有所

稟。將用守一何爲耶。言訖。豁然而覺。竟不知在何處。此夢甚分明。故記之。

四月九日戊寅夜鼓四。夢北行登高山。迷淪不寤。至明日日出四五丈。乃覺。覺憶登山半日許。至頂上。大

有宮室數千間。鬱鬱不可名。山四面皆有大水。而不知是何處。某因仰天。天中見一白龍。身長數十丈。東

向。龍于空中。光彰耀天。因又見東面有白衣好女子。亦於空中行。西向就白龍。徑入龍口中。須臾復出。三

入三出乃止。又還某右邊。向某。而又覺某左邊有一老翁。著繡衣裳。芙蓉冠。挂赤九節杖而立。俱視其白龍。某問公。何等女子。徑入龍口耶。公對曰。此太素玉女。蕭子夫。取龍炁以鍊形也。此人似方相。隸爲官也。某又問翁何人。來登此字。公答曰。我蓬萊仙公。洛廣休。此蓬萊山。吾治此上府。君故來。乃得相見我耳。某又問公曰。此龍可乘否。公答曰。此龍當以待真人。張誘世。石慶安。許玉斧。丁瑋寧也。某又問一龍而四人共乘耶。公曰。此侍晨帝官龍也。譬如世輅車。朱鳥。更一日乘以上直也。須臾間。公呼此四賢未來之間。某與公及此女。以敷席共坐山上。俱北向望海水。及白龍。并有設酒食。酒中如石榴子。合食之。杵亦亦世間杵。杵中鮭也。覺久久許。四人並東來。共乘一新犢車。青牛青油重車。上來。到並揖此公及某。並共語。語畢。公見語曰。向所道四人。此則是也。覺張誘世年可五十。石慶安甚童蒙。年可十三四。許玉斧年如今日所見。丁瑋寧年可三十四五。許並著好單衣。垂幘履版。惟慶安著空頂幘。公又曰。玉斧。府君師友也。某曰。不然。公又曰。張誘世。常山人。公弟子也。石慶安。汲郡人。鉤翼夫人弟子也。才均德敵。並人士也。公因語四人。言君並可各作一篇詩。以見府君老子亦願聞文筆之美言也。於是公各付一青紙。及筆各一。以與四人。四人卽取曰。但恐倉卒耳。於是石慶安先作詩。其文曰。

靈山造太霞。豎巖絕霄峯。紫煙散神州。乘颿駕白龍。相攜四賓人。東朝桑林公。廣休年雖前。所炁何蒙蒙。實未下路讓。惟年以相崇。

次張誘世作詩。其文曰。

北遊太漠外。來登蓬萊闕。紫雲造靈宮。香煙何鬱鬱。美哉樂廣休。久在論道位。羅駢真人坐。齊觀白龍邁。離式四人用。何時共解帶。有懷披襟友。欣欣高晨會。

次許玉斧作詩。其文曰。

遊觀奇山峙。漱濯滄流清。遙觀蓬萊間。巖巖衝霄冥。紫芝被絳巖。四階植琳瑯。紛紛靈華散。晃晃煥神庭。從容七覺外。任我攝天生。自足方寸裏。何用白龍榮。

丁瑋寧作詩。其文曰。

元山構滄浪。金房映靈軒。洛公挺奇尙。從容有無間。形沈北塞宇。三神棲九天。同寮相率往。推我高勝年。弱冠石慶安。未肯崇尊賢。嘲笑蓬萊公。呼此廣休前。明公將何以。却此少年翰。

四人作詩畢。並以呈公。公讀畢而笑曰。此詩各表其才性也。石生有逸才而輕邁。張生體和而難解。許生廣慎而多疑。丁生率隱而發遲。夫輕邁則真炁薄。難解則道不悟。多疑則思無神。發遲則得靈稽。所謂殊途者也。若能各返其迷悟。其所悟不當速也。府君弟子所謂管輅請論有疑。疑則無神者矣。

言詩畢。各起立共下山。下山之頃。又見此女子乘白龍而北去。某與諸人步行南下。至山下而各各別去。公曰。復二十年。當共會於七業宮。遊此地也。於是豁然乃悟。汗流終日。不能飲食。初下半山。見許主簿來。上相逢於夾石之間。公語主簿曰。汝何來遲。吾爲汝置四升酒在山上坐處。可往飲之。而還逐我。主簿卽去上山。須臾見還。行甚疾。未至山下相及。公曰。美酒不答云。猶恨酸。公曰。此太平家酒。治人腸也。彥曰。欲

得長生飲太平何酸之有耶。故是野家兒也。守一慎勿失。後當用汝輔翼君。於是其至山下各別。某末將主簿及玉斧東去。公還上山。其三人西去五十步。公又遣一信見告云。許牙累府君某答云在意。

到十日夜。某先具疏此夢。上白諸真道。得此異夢。分明如不眠。不審是何等。願告之意。唯紫微夫人見答云。爾真炁內感。靈求萬方。神表八元。形與魂翔。此實著至之象。事顯幽冥。非虛構也。如洛公語也。可密示斧子等。勿廣宣露。靈中旨也。非小事哉。深慎。衆真並笑。清靈曰。以冥通冥也。心感洞照。南嶽君之力也。此又

一夢事後東問寫得。既不自見本。不知誰書。所稱某處。是楊君。又嘗書此以呈長史。故云某耳。又此四月。或即是乙丑年。亦可。是寅年耳。

十月二十三日夜。夢在一大山上。有人見告。此是蒙山大洞室中也。室四面坐相向。皆柏牀龍鬚席。四壁多文字而不可了。許長史着葛屨。單衣白袷。坐東面西向。復有三人。皆錦衣平上幘。其一人自稱曰。我趙叔臺父。昔見汝於吳下矣。

定錄告云。昔趙叔臺。王世廟。亦言篤學。竟不知人意。爲北明公府所引。則是似此人之子。而不知是何時人耳。

坐上因引筆作書。乃沈吟思惟良久。書畢。卽見示曰。此書可通否耶。書曰。日月之道。虔晟再拜。今奉佳畫。酒盃盤一具於南方。來年六月。可以入郭。遣送之事。好而又好。水火之期。求我於大木之日矣。

晟猶是成音。漢時亦

有人名

有學之而不得者。未有不學而得之者也。信哉斯言。右長史寫青紙上。因以見示。

意中云。作此書。欲以刻名也。

之曰。郭是何義。長史答曰。是洞中似郭。非冢墓之郭也。又難曰。何以爲虔。又答曰。虔者敬之始。下有敬之文耳。又難曰。何以爲晟。答曰。晟者日下成。待日成而月得耳。三錦衣人同讚曰。幸哉幸哉。學不

可欺往來至道之時。

此一條楊自記所夢事。不知是何年。云六月入郭。未測斯徵也。此上半行被剪除。正應是稱姓名耳。

許先生前潛景逸世。隱光九霄。冥神洞觀。頤光靈府。幸甚幸甚。平昔周旋。纏綿盟誓。超羣先覺。獨造方外。

先生年乃大楊君三十歲。先生初入東山時。楊始年十六。絕迹時年十九。如此。明楊小傾好道也。

自隔暉塵行。已今日東眄雲漢。涕先言隕。伏想元宮融和。所莅休宜。時乘八風。平蕩滓翳。六天攝威。消滅

魔氣。願使真正之信。流行三元。元無之感。變無窮矣。君前臨發頻煩。想夢所見。贈惠手跡爲信。旣感冥通。

銘得之後。儻忽未頃。如覺千載。適能得之奇。而難解。所謂微乎妙哉。微乎妙哉。近卽疏記所夢密呈。此先生被

試後。楊君因書與之也。一書麻紙極好。此是寫本。所以得存耳。

義頓首頓首。陰寒奉告。承尊體安和以慰。未得覲傾企。謹白不具。楊義頓首頓首。

義白。公第三女昨來委療。旦來小可。猶未出外解。羣情反側。動靜馳白。

頃疫癘可畏。而猶未歇。益以深憂。

給事許府君侯。此六字折紙背題。

義白。二吏事近卽因謝主簿屬鄭西曹。鄭西曹亦以卽處聽。但事未盡過耳。事過便列上也。自己以爲意。

此段陳胄王戎之徒。實破的也。謹白。此書失上紙。

義頓首頓首。奉告。承尊體安和以慰。劉家昨夜去使人。惻惻似中後定也。義明日早與主簿至墓上省之。

先昨亦得車間。想當不審。且以惋怛之。自非研元寶精。有凌霜之幹者。亦自然之常也。長史許府君侯。此

字題折紙
背上也。

義白奉賜絹。使以充老母夏衣。誠感西伯養老之惠。然義受遇過泰。榮流分外。徒銜職恩。眷無以仰酬。至於絹帛之錫。非復所當。小小供養。猶足以自供耳。謹付還。願深見亮。義白。

義白。此間故爲清淨。既無塵埃。且小掾住處亦佳。但義尋還。不得久共同耳。尋更白。義白。此二條共紙書。又似失上紙。

義頓首頓首。宿昔更冷。奉告承尊體安和以慰。此覲返命不具。楊義頓首頓首。

義白。得主簿書云。野中異事。郝書別答。奉覲乙二。謹白。此青無題。恐失下紙。

義頓首頓首。旦白反。不散風燥。奉告承安和。行奉勤白書。不具。楊義頓首頓首。

義白。雲芝法。不得付此信往。義別當自齋。謹白。長史許府君侯。侍者白。此九字。題折紙青。尋楊與長史書。上

尊體於儀式不正可解。既非接謙意。又乖師資法。正當是作賈賤推敬。長少謙抑意爾。侍者之

號。卽其是也。都不見長史與楊書。既是經師。亦不應致輕。此並應時制宜。不可必以爲准。

義頓首頓首。吉日攸慶。未覲廷情。奉告承尊體安和以慰。義燒香始訖。正爾當暫還家。靜中。晚乃親展。謹

白。不具。楊義頓首頓首。

義白。野中未復近問。然華新婦已當佳也。惟猶懸心奉覲乙二。義白。承今日穫稻。昨已遣陳。仍經紀食飲。守視之。謹白。

長史許府君侯。此六字題折紙背。應在山

義白符書訖有答啟事。脫忘送。適欲遣承。會得告。今封付。別當抄寫正本以呈也。不審竟得服制。蟲丸未若脫未就事者。當以入年爲始耶。義前所得分者。卽服。日日爲常。不正聞有他異。唯覺初時作六七日。聞頭腦中熱。腹中校沸耳。其餘無他。想或漸有理。謹白。

義白主簿孝廉。在此奉集。惟小慰釋。小掾獨處彼方。甚當悒悒。義比日追懷。眷想不可言。上下頃粗可承。行垂念。謹白。

義白。昨及今。比有答教事。甚忽忽。始小闕爾。頃在東山所得手筆。及所聞本末。往當以呈。比展乃宣。義白。義白。奉告具諸。一二動靜。每垂誨示。勞損反側。義白。

義白。五色紙故在小郎處。不令失也。謹白。

義白。明日當東山。主簿云。當同行。復有解廚事。小郎又無馬。義卽日答公。教明日當先思。共相併載。致理耳。不審尊馬可得送。以來否。此間草易於都下。彼幸不用。方欲周旋三秀數日事也。謹白。

或是單疏。或失上紙也。

義白。許東興。昨中後見願。主人猶小設。亦不覺久垂當去。張泓續至。其時日猶可也。奉告云。扶關入門。甚爲異事。由義不能節適酒食。量宜遣賓。伏用悚息。願復察恕。謹白。

此事在都答書長史。當在護軍府中時。

義白。承撰集得五十許人。又作敍真。當可視乃益。味元之徒。有以獎勸。伏以慨然。義聞似當多。此比類。暮當倒笈尋料。得者遣送。謹白。已具紙筆。須成。當自手寫一通也。願以寫白石耳。願勿以見人。

此當是黃石方。或是五公腹法。

楊書自此後。並是掾去世後事。不知誰領錄。得存當事。黃民就其伯問得也。

義白。漢書載季主事。不乃委曲。嵇公撰高士傳。如爲清約。輒寫嵇所撰季主事狀。讚如別。謹呈洞房先進。

經。已寫當奉。可令王曠來取。一作已白。恐忘之。謹又白。今所有紅牋紙書者。卽是此也。

義白。承昨雨。不得詣公。想明必得委曲耳。明晴暫覲。乃宣義白。此三書似失上紙。並是在都時答。

義頓首頓首。晴猶冷。奉告承尊體安和以慰。比復親展反命。不備。楊義頓首頓首。長史許府君侯。侍者白此九字。

題折紙背。

義白。季主學業幽元。且道跡至勝。乃當在卷之上首耶。東卿君大歎季主之爲人。又羨委羽之高冲矣。承

撰集粗畢。極當可視。未覩華翰。預已欣歎。奉覲一二。謹白。所書東卿論季主事。本別書背紙。與此不相隨。今在第四篇中。

所撰要當令得七十二人。不審已得幾人。若人少者。亦當思啓冥中。求其類例也。然造一段作。且當徐徐。

未可便出也。亦欲自繕寫一通呈明公。明公常所存棲。乃希心於此者也。義白。

義白。孔安國撰孔子弟子亦七十二人。劉向撰列仙亦七十二人。皇甫士安撰高士宗亦七十二人。陳長

文撰耆舊亦七十二人。此陳留耆舊也。此一書首尾具而不見題。當是函封也。

義白。別紙事覺憶有此。乃至佳。可上著傳中也。輒待保障。當咨求姓字。亦又當見東卿。此月內都當令

成畢也。動靜以白。此又失上紙。書語是初送神仙傳答也。保障者。須保命君來也。又注此并書。並似在縣下時。非京都也。

仙傳猶未得治益。要當代東卿至。乃委曲耳。昨日更委曲再三讀之。故爲名作。益以慨然。符待臆當畫之。

別白。

義白傳未得書上王生。所以爾者。欲以見東卿。東卿近來倉卒。不得啓。此須後至。乃呈。尊處已別有一本。

不審可留此處本否。義又欲更有所上。所上者畢。乃頓以奉還也。謹白。長史此仙傳遂不顯。世不解那得如此。恐楊以呈司命。不許真事宣行。因隱絕

也。

不審方隅山中幽人。爲己設坐於易遷戶中。未聊白。方隅幽人。即謂掾也。令設虛坐於其母戶中耳。

信還須牛。明日食竟遣送。右此書失上紙。亦應是函封在縣下時。

義頓首奉反告。承服散三日。宣通心中。此是得力。深慰馳情。願善將和。無復感動。義頃公私匆匆。是故替

覲小關奉展。楊義頓首頓首。

承二紀有患懸情。近得師子書。都不道病。此必輕微耳。小疇遣信參之。謹白。

承石生往可念。義乃識之。頃者甚多暴卒。亦無題。此似都下書。

義頓首頓首奉告。見所疏夢。并上章本末。尋省反覆。夢既是注。章亦苦到。甚以慨然。想此魍魎。尋散滅耳。

比行奉覲。楊義頓首頓首。

別疏願不以示人。諸所屈曲。奉覲一二。

尊所疏夢。當可解爾。然大要是注氣之作也。義白。

義近連亦夢小掾。有所道。小云云。大都無他耳。亦欲不復信夢悟。故不上白耳。尊疹患未和。多當是注炁

小動所以爾耳。上章根具亦當足滅之。謹白。

義白。昔得小掾細白布青紙香珠之屬。然此逼左道虛妄之說。是故不復稍說耳。自當以此物期之甲申也。諸所曲屈。筆不能盡。謹白。自掾去後。楊多有諸感通事。長史既恆念憶。故楊每及之也。世中多不憚信幽顯。所以不欲備說。爾來已經太元九年。元嘉二十一年。兩甲申矣。不知此所期謂在何時。謂丁亥數

周之甲申乎。

義頓首頓首。奉告承尊體不和。餘疹連動。懸情灼灼。想常偶爾行損。承欲章書自陳。亦足以斷注鬼之害也。夢悟亦不可專信。惟當以心鎮之耳。尋復平承。楊義頓首頓首。

承紀謁者。還欣之尊已相見。問其委曲邪。謹白。

自小掾去世後。略無月不作。十數夢見之。又於睡臥之際。亦形見委曲也。所言所行。如平存爾。然不信既著。遠近所嗤。不敢復言之也。見告今具道夢聊復以白。願不怪忤。若尊意爲此爲罔罔者。願見還。當卽以付火。此書無題。亦是函封。掾恆而來共記。託以睡夢耳。于時諸遊貴。或聞楊降神。信者多所請問。不信者則輿譴毀。故有此言以厲之。

眞誥卷十八

握眞輔第二

三月十九日夜夢小掾來在此靜中坐良久自說小茅山三會水處極可看戲向從四平山中來路上見叔父持火炬滿手欲以作變先生可向阿郎道如此鬼火使人口噤不得語此物乃化爲風先生知之不

小掾又曰方山大有侯叔草異佳葉乃大昨乃大取近乃失去布複袂欲就先生乞此衣椽兩庶生叔並早亡不知此當是誰者方山即四平山所謂遊處方源常與龍伯高等爲旅也既採南燭又乞複袂則在洞中者編須衣食故云杜廣平亦伐薪置糧而況今洞上之土乎斯眞豈復不知斷穀特是不願爲之耳

小掾又曰今葬處不吉斷墓脉多所云云右十九日夕所夢此則前書所云以白者如此則椽亦還葬舊墓雖曰虛塚猶須吉地

右與長史書今所見眞手者訖此

△△前少一行又△△闕失上兩字情兼無以喻懷尋省來告粗承同之僕尋往相見近矣比者翹注良不可言給事安和

即長史也以十九日南州二十二日當還功曹已入昨相見慰懷功曹椽庶長兄小名揆者也方爾悠悠未卒歸也將

琴絃之陰德乎聊當一笑琴絃事出彭素經房中之術也此即日無他公明日當復南州與大司馬別太司馬剋二十

六發也第七似不從征公是簡文爲司徒也大司馬是桓溫也鎮在姑熟應北伐慕容第七似

乃遠送米將供洞齋之備耶若君遠研元鏡澄聲上音在深林之中遐人事之跡使此物之來卒無緣也

於今逢耳誠理盡備矣洞齋即大洞齋法今有眞書小訣如此則椽是備行上品七卷耳

想所寫已了。校當令熟。秋冬之間。其經當復示也。不知是何經。明年據便遁化也。

故服飢不。春草生。此物易尋。想數詣元水之處。逍遙也。僕此月必往。敘其不久。南燭冬乃不彫。春時色味爛和者。所以定錄云。次服飢飯兼穀無遠。但一劑千杞。其事不同耳。即不知元水在何處也。

亦不煩屬李。李疾病未攝事。承田已爲勞。意敕語陳暉。如此必有秋望也。此誠小小。不暫勞君意者。則事

去矣。給事云。南州還當并急。四月半間。欲至東山。想無差錯矣。比更告茶一簿。直注行下云。茶一簿。未正可解。當爲寄與掾也。茶則是

若。據患淡飲所須。兼亦以少寐也。

一日不見君。常恐鄙悵之心已生矣。君未復能屑屑中出於風塵之間耶。右八條楊書。並是在都送還山與掾。失上紙。此書師與弟子。灼然作君

承給事體氣如故。且甚延悚。念侍省惶懼辭正爾。燒香入靜。且啓夜當根陳情事。使盡丹苦之理。動靜別

漢用體也。

白。尋更承問。此少上紙。似在縣下。答虎牙道長史病事。

糊連給事前後書。上啓神母。因書小掾。并呈前後答神母云。小掾截留給事書。唯餘此見還。此亦是虎牙。是掾去後事也。

神母應是南真夫人。右楊君在此所寫外書及自記夢事。并與答長史兩。據諸書疏。及有存錄者記此。又別有紀事酬答真人書。已在前篇中。

長史書。暮臥先存斗星在所臥席上。

暮臥存星之時。皆先陰呪星名。然後存耳。祝畢。乃存星安臥其中也。然後密叩齒。祝九星之精。右二條長

史抄。修洞

房事。

見第云四年學戌年當歸戌年道炁當行天下云從戌年當受法
 人受經二奔之道·十一年成眞·故定錄
 云·復十六年·乃觀我於東華者也·
 經云主諸闕鏡聰明始。此黃庭經中語·九月十七日已一百九十過。
此一條是據去後所記·據犯是庚午年·去此
 戌年·即應癸酉甲戌年·受法者·是就其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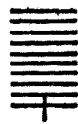
二十一日
 合二百過



二十六日



十月一日



八日



十一月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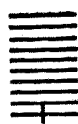
十五日



十七日



二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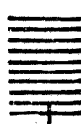
二十三日



三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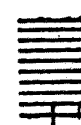
十一月二日



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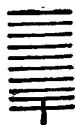
十月二十六日
 此應是十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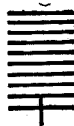
十三日



二十日



十四日



四百過十二
月二十五日



正月十三
日



正月二十
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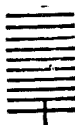
二月已四百
二日三十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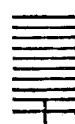
已四百四
十過

已上並是朱畫朱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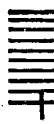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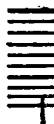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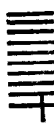
九月二十六日夜始。此前後間中細字注者。皆眞手也。自別復一紙。既有兩九月。便是一年中事。其間亦恐多有零落不存。



二十八日



九月二十七
日足十三夜



長谷
黃寧
日中



十一月
六日旦



十二月二
十一日

出日入
照陽門
二十四日

已上並是朱畫朱書。

右此是長史自讀黃庭遍數也。朱墨雜畫者。是因修用時遇得筆便題記之耳。云長谷出日等。亦是經中語。當是讀至此句。忽有事應起。故疏誌處也。

大洞真元張鍊三魂。出惡夢

太上高精三帝丹靈。出善夢祝。此二條事本經。並應出大丹中。今以抄出。別已在篇五篇中。

太都天錄顯於元宮。出紫文

左目童子。出五神

仙書心學。出二十四神經也。

先閉炁二十四息。出紫文元闕事。

行之十八年。亦是元闕事。

大帝元書。元闕符事。

徒行事而不知神名。還精而不知服此符。亦元闕事。

魄唯得飲。個水月精。出紫文拘魂祝云。

吾是天目。出飛步經祝。三啄齒太元上元。夢寐墓祝。今在第三篇。

魄唯聽飲。月黃日丹。紫文制魄祝。

沐浴祝太上高真。出九真經傳祝。制蟲丸。出蘇君傳。

季道思和。似是記憶二茅君字。疑作道字是誤耳。

玉簡青錄。高閣刻石。出空常祝語。石精玉馬。照知鬼形。亦是空常祝語。

苞山下有石室銀戶。方圓百里。

崑崙山下有黃水。名曰日月水。飲者得仙。此二條未知何出。朱見其事。

告王君使傳知真者。告青童使傳成真者。夫知真者。謂知真而得真。成真者。謂勤求而獲真者耳。出消魔經序。

凡此者。當皆是略記其旨。自以備忘耳。

正月四日。三月八日。三月十一日。四月十六日。五月二十日。六月二十四日。七月二十八日。八月十九日。

九月十六日十月十三日十一月十日十二月七日

右老子拔白日。

此是太清外衛事。似長史自抄用。

正月庚申。二月辛酉。三月庚戌。四月癸亥。五月壬子。六月癸丑。七月甲寅。八月乙卯。九月甲辰。十月丁巳。十一月丙午。十二月丁未。

右上帝煞害日。不可請乞。百事無宜。

此諸日皆是隨月支干。衝破凶日也。可以類求之。亦恐非真。受。雖百事無宜。而常所修行。或值諸吉。恐不可闕也。

所謂靜室者。一曰茅屋。二曰方溜室。三曰環塔制屋之法。用四柱三桁二梁。取同種材。屋東西首長一丈九尺。成中一丈二尺。二頭各餘三尺。後溜餘三尺五寸。前南溜餘三尺。棟去地九尺六寸。二邊桁去地七尺二寸。東南開戶。高六尺五寸。廣二尺四寸。用材爲戶扇。務令茂密。無使有隙。南面開牖。名曰通光。長一尺七寸。高一尺五寸。在室中坐。令平眉中有板牀。高一尺二寸。長九尺六寸。廣六尺五寸。薦席隨時寒暑。又隨月建周旋轉首。壁牆泥令一尺厚。好摩治之。此法在名山大澤無人之野。不宜人間。入室春秋四時皆有法。然此蓋本道相承道家之一事耳。不足爲異也。粗要知是以及者。而不知審的。今存想入室。亦可依之。或云。應有經也。

以正月十五日。尙書省中直。乞夢非常。皆靈仙真像。多所道其子孫慶。以閏月二日夕。又夢仙靈共會。吾請乞佳應。又見有人。△缺失一字。非常好。以月半中。忽見九老先生。乘輅引從詣吾。相見欣然。云連在宣城四十日。始還問吾消息云。今至蕪湖。二十三日當還。還當省吾。得見之欣然。此是作餘姚還爲尙書郎時也。

以閏月四日夕夢綵物如旛形皆舒著席上或如畫或如錦繡文字煥炳如言可解而不可解愈舒愈更奇異云是楊舍人物時亦不見楊君也意言當寫取云須能畫人整頓所未常見當有十許旛太和八年閏十月而楊君

年二十三簡文始爲司徒恐未爲舍人亦恐是後年諸閏耳

十一月十二日夢棺器露有水

十二月十八日左右夢以鐵釵刺元武此元武恐是所言墓之元武也非所存龜地者也

二十一日夢見天子天子當年十六七許在殿上此應康帝時不知是何年重復夢見在一處懸嶽自放落下歧危遙

見劉升遠與語從此當迴還迴還道難得一紐以手巾穿之見吾城扶助吾遂得迴旋右六條並長史自記夢事

十月九日詭上廚五人旨南山治此長史自記事旨應作指謂指寶雷平宅淨金也牙詣夫人詭當用雙金環汝無吾當具交以謝

恩也

厚若有金貫便以奉夫人云以謝吏兵華功曹至意密語新婦脫婦字令知密之密之若無便可以二雙金

環奉詭勿忝勿忝若欲得體上所寶玩者爲好華功曹似是華儒而後又云楊意字恐是非也厚似是虎牙婦也

吾近日疏與汝說二君應有詭其夕卽有詭云吾二人吏兵若無功詭後小子不復爲人使楊意旨中謂

可用釵小君卽言釵所以導達開通自可用也新婦有金釵卽可用可停貫也先詣夫人次詣二靈汝疇

量之汝索鑲如一日疏新婦銀釵亦可用良無使當用鑲吾停汝辭須詭當詭辭繼其下也不復別作此

即涉前事也

得佳清閒。云敕汝修內經。是保命。汝不答漠漠。不當爾。然此非常意。皆發自冥妙。當作本末。答當奉行此意。口又無言。爲不可也。內經或應是黃庭。不爾。卽應是洞房中法爾。

陶休以二百紙與汝。吾留百枚。檢陶諧。長史婦親屬。不見名休者。

斧白米已當向盡。汝餉之。此是供染爲青鉢者。

遷告云。汝當小不佳。防之。遷是易遷夫人也。右此七條。並長史與虎牙書。

右許長史在世抄記紀中事目及夢。并與兒書有存錄者。訖此。其與真靈書已別在前卷中。

先生自寄神炁。投景東林。沐浴閒邱。乖我同心。每東瞻滄海。歎逝之迅。西眇雲涯。哀興內發。髣髴故鄉。鬱

何壘壘。將欲身返歸塗。但矯足自抑耳。於是靜心一思。逸憑靈虛。登巖崎嶇。引領仰元。冥志扉上。遊雲竦

真。始覺形非我質。遂亡軀。遂神矣。浪心飄外。世路永絕。足樂幽林。外難一寒。建志不倦。精誠無廢。遂遇明

師。見受奇術。清講新妙。玉音洞密。吐納平顏。鍊魂保骨。沖氣夷泯。無復內外也。此則王世龍等所受服玉液諸法也。

但恨吾遭良師之太晚也。反滯性之不早矣。吾得道之狀。艱辛情事。定錄真君已當說之矣。崇賴成覆救

濟之功。天地不能渝也。謂應作諭字。此則是定錄所說被試事也。

聞弟遠造上法。上清諸道也。偶真重幽。雲林降也。心觀靈元。謝過法也。炁陶太素。五神事也。登七闕之巍峩。飛天壘也。味

三辰以積遷。日月五星。虛落霄表。精朗九元。此道高邈。非是吾徒所得聞也。亦由下挺稟淺。末由望也。然高

行者常戒在危殆。得趣者常險乎將失。禍福之明。於斯而用矣。道親於勤。神歸精感。丹心待真。招之須臾。

若念慮百端，狹以營道，雖聘百年，亦無冀也。三官急難，吾昔聞之在前。重論排遣諸試難事，得為爾前通也。七考之福，既以

播之於後。子何功業，當復延及長史父子也。因運乘易，不亦速耶？幾成而敗，自己而作。試校千端，因邪而生耳。想善加苦

心勞形勤，諸功德萬物云云，亦何益哉？斧子蕭蕭，其可羨也。各不自悟，當造此事，斧獨何人享其高乎？獨

絕超遊也。師友之結，得失所宗，託景希真，在於此舉也。吾方棲神岫室，蔭形深林，采泝谷之幽芝，掇丹草以

成真矣。成真之辭，小為夸激。昔約道成，當還詭信，雖未都通徹，粗有髣髴，亦欲暫偃洞野，看望墳塋，不期而往，冀暫

見弟，因緣簡略，臨書增懷。映謝從曾祖本名映，改名遠遊。此十字榮弟注。右一條先生被試後，因事長史。于時

掾泰和元年八月服六甲符。此靈飛六甲法，別有經。

泰和二年太歲在丁卯正月行迴元道。此是謝過法，別有經。

泰和二年二月中行空常。此飛步別法。

泰和二年四月服青牙。此青牙始生法，世未見經。

泰和二年七月行日月在心泥丸之道。右五條共一片紙記。

存日月在泥丸法。泰和二年六月行。前云七月，而此云六月，字當有舛誤者。此即服日月芒法。

泰和三年五月行奔二景道。此則鑄璜之法，雖已有抄事，未見大經。又二條又別一片紙，朱書，不與前事相連也。

二月三日夜，脫失兩字，應似名。夢鄭白夫人道之交，有內密而外疎者。鄭之區區，今即是也。當與增姑俱來。

鄭者，鄭芝母也。與易遷夫人周旋，故夢於操以結芝。冥津，增姑未測是誰，交夢亦應是二三年二月中也。

在山林之間。云明日可暫出西門外。有犢車白牛皮。巾裹僕御頭者。是我車也。後別相詣於貴解。因口喻作詩。始別乘。烝涉淥津。採藥中山巔。披心煥靈想。蕭蕩無悟言。願與盛德遊。騁騁因緣榮。塵何足尋。疾激君清元。苟能攝妙觀。吐納可長年。王眉壽之小姨。卽中候夫人也。據既未接眞。故假夢以通旨。而有榮塵之句。又恐非椽矣。

泰和元年六月五夕。夢忽聞天上有金石鐘鼓之音。仍仰看見彩雲如虹。氣狀爽快。彌漫天上。從東直西趣。意中謂是女靈行。或呼爲元君。忽復如從路上行。飄然已過。玉斧又將主簿追望。唯見輦輿後從。朱衣人皆迴還見禮。路邊有一人白衣似卜師。因見語云。君體羸不堪事。可專修所行。勿雜他事。若不專君。當得病。君不見信者。自當得夢。此人自稱姓滕。主簿卽兄。虎牙也。

七月向未。玉斧夢身體飛揚。豁然入一屋下。累牀南向坐。自謂是合日揚光。顛迴五辰之道。此語出消魔經。太上之辭焉。見一人在東面立。手舒卷書。看見如畫圖像山岳狀。下輒有書說。亦與執書人語良久。

八月三日夕。夢忽有一人弊衣長形容。從一小兒來。如徇簫。簫作嘯。旨謂如今。徇簫。賣物人也。坐與玉斧語。乃說上道事。

更危坐。須臾將進內戶。大論上道。顧小兒莫令人見我外鼓。斧問樂耶。謂鈞天廣樂。上清之曲也。云不來欲

之爾。君自當得鈞樂。因問鈞樂幾人。答曰十人。一鈞大法。乃至於萬。不知道至十萬。仍覺復眠。又

見玉斧書先舒。惟見後是王君事。似四輔傳。盡共在上。多論王君學道時見語。學道歷年事。自

學問邪。意甚敬。此人未得拜。便覺未見主簿亦在坐。

泰和元年八月三十日夕夢得一帙有四小卷書云是神母書或云是傳皆以青細布爲帙帙兩頭紅色書皆是素時先生亦在間又爲玉斧書此傳上篇於戶外壁辟方素上其字似符或如獸像帙布亦不正似布謹記先生即楊君也

泰和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夕玉斧夢行見天上白雲彌滿纏合甚下而不高仰望雲間時有空處狀如山穴東行數步覺東北有大道便順道行得一深室或如石室白炁從室中出又似水鬱勃來冠玉斧身時急坐亦不忍向炁忽散見室裏有牀席器物殊整潔意中自謂是靈人所住止處仍向室拜叩頭訖請乞室內有一穴玉斧復從此前進穴內甚急小不得前意復更欲進忽見一人在室外語玉斧未可進尋當得前乃向此人再拜揖而退又見送至道上說玉斧應受書之言極殷勤委曲當勤存南真夫人使三人送玉斧令通板橋初出又見犢車中有二露頭年少與向人言笑未至所住便覺欣願靈悟如夢之告謹以記之右七條並據自疏記夢事于時區區之心亦與隱居今日何異

三月八日拜疏玉斧言鄭恨還奉敕尊猶患飲痛不除遠遠竦息陰牖願今餐食無恙即日此蒙恩牙近至此便西願早至謹及啓疏玉斧再拜

玉斧言尊欲得六甲符似在句容牙處斧都不以書來山中願就牙器中料謹啓此六甲符非靈飛也當是在右元錄也

玉斧言承近三日會流盃尊亦作詩後信願寄還謹啓鹽茗卽至願賜檳榔斧常須食謹啓恆須若及檳榔

故云可敷沐浴灑水疾之瘥也此書體重小異今世呼父爲尊於理乃好昔時儀多如此也

四月十七日拜疏。玉斧言漸熱不審尊體動靜何如。願飲漸覺除。遠遠燠。急假願行出。即日此蒙恩。謹及啓疏。玉斧再拜。

玉斧言有檳榔。願賜。今暫倩徐沈出至便反。謹啓。

四月十八日拜疏。玉斧言昨徐沈啓願。即至漸熱不審尊體康和。飲漸覺除。遠遠燠。牙如常。揆時得出。斧粗蒙恩。謹及馮令史啓疏。玉斧再拜。揆是庶長兄也。

四月二十一日拜疏。玉斧言陰熱不審尊體動靜何如。飲覺蒙恩。陳輝來。尊今日當至。斧近齋。唯尊來。餘人難相見。願道路安穩。小史在戶內。使不欲經遠。或淹謹及陳輝啓疏。玉斧再拜。此亦明真齋。惟在斷外人避而猶進小兒於室內。使者貴勝人。自不能躬親猥碎也。

玉斧言揆牙亦得暫還此。安穩。謹啓。

四月二十三日拜疏。玉斧言奉敕昨夜至。慰馳竦熱。願尊體餐食無恙。未得侍見。戀慕旦陳。滕啓疏願已至。謹及啓疏。玉斧再拜。

玉斧言楊舍人弟病委頓。爲懸耿。想行當佳。謹啓。前楊書云老母。今此云弟。唯兩事顯耳。其餘親族。皆莫之聞。

四月二十八日拜疏。玉斧言昨奉敕慰竦息陰。願尊體無恙。飲覺除。遠燠。謹及啓疏。玉斧再拜。

玉斧言錢即與田主此間。都無復密付二升餘。華新婦欲得少許。願分之。亦長在中。謹啓。山家貧儉。亦殊爲契闊。華新婦也。

翼真檢第一

真誥敘錄

真誥運題象第一。此卷並立辭表意。發詠暢旨。論冥數感對。自相德會。分爲四卷。真誥甄命授第二。此卷並詮導行學。誠厲愆怠。兼曉真誥

協昌期第三。此卷並修行條領。服御節度。以會用爲宜。隨事顯法。真誥稽神樞第四。此卷並區貫山水。宣敘洞宅。測真真誥闡幽微第

五。此卷並鬼神官府。官司氏族。明形識不滅。善惡無遺。分爲二卷。真誥握真輔第六。此卷是三君在世自所記錄。及書疏真誥翼真檢第七。此

是標明真緒。證質元原。悉隱居所述。非真誥之例。分爲二卷。

右真誥一蘊。其十六卷是真人所誥。四卷是在世記述。

仰尋道經。上清上品。事極高真之業。佛經妙法。蓮華理會。一乘之致。仙書莊子內篇。義窮元任之境。此三道足以包括萬象。體具幽明。而並各二十卷者。當是璇璣七政。以齊八方故也。隱居所製。登真隱訣。亦爲七貫。今述此真誥。復成七日五七之數。物理備矣。

夫真人之旨。不同世目。謹仰範緯候。取其義類。以三言爲題。所以莊篇亦如此者。蓋長桑公子之微言。故也。俗儒觀之。未解所以。

真誥者。真人口授之誥也。猶如佛經皆言佛說。而顧元平謂爲真迹。當言真人之手書迹也。亦可言真人

之所行事迹也。若以手書爲言，真人不得爲隸字。若以事迹爲目，則此迹不在真人爾。且書此之時，未得稱眞。旣於義無旨，故不宜爲號。

南嶽夫人傳載青籙文云：歲在甲子朔日辛亥，先農饗旦，甲寅羽水，起安啓年，經乃始傳，得道之子，當修

玉文，謹推按晉歷，哀帝興寧二年，太歲甲子，正月一日辛亥朔，歷忌可祀先農，四日甲寅羽水，正月中炁羽起者

興也。安者寧也，故迂隱其稱耳。如此則興寧二年正月，南眞已降授楊君諸經也。今檢眞授中有年月最

先者，惟三年乙丑歲六月二十一日定錄所問，從此月日相次，稍有降事。又按中侯夫人告云，令種竹比

字，以致繼嗣。又云，福和者，當有二子，盛德命世，尋此是簡文爲相王時，以無兒所請，於是李夫人生孝武

及會稽王。福和應是李夫人私名也。于時猶在卑賤。孝武崩時，年三十五，則是壬戌年生。又在甲子前二歲，如此，衆眞降楊已

久矣。

又定錄以乙丑年六月，喻書與長史云，曾得往年三月八日書，此亦應是癸亥甲子年中也。

又按萼綠華以升平三年降，卽是乙未歲。又在甲子前五年，此降雖非楊君，楊君已知見而記之也。又按

乙丑歲，安妃謂楊君曰：復二十二年，明君將乘雲駕龍，北朝上清，則應以太元十一年丙戌去世。如此二

十許載，辭事不少。今之所存，略有數年，尋檢首尾，百不遺一。又按衆眞未降楊之前，已令華僑通傳音意

於長史，華旣漏妄被黜，故復使楊令授，而華時文迹都不出世。又按二許雖元挺高秀，而質撓世迹，故未

得接眞。今所授之事，多是爲許立辭，悉楊授旨，疏以示許爾。唯安妃數條，是楊自所記錄。今人見題目云

某日某月某君。曖許長史及掾某。皆謂是二許親承音旨。殊不然也。今有二許書者。並是別纂。楊氏示者耳。

又按掾自記云。泰和三年行某道。二錄是二年受。自三年後。無復有疏。長史正書。既不工。所繕寫蓋少。今一事乃有兩三本。皆是二許重寫。悉無異同。然楊諸書記。都無重本。明知唯在掾間者。于今頗存。而楊間自有杳然莫測。自楊去後六七年中。長史間迹亦悉不顯。

又按今所詮綜年月。唯乙丑歲事最多。其丙寅丁卯各數條而已。且第一卷猶可領略次第。其餘卷日月前後參差。不盡得序。

又按凡所注日月某受。多不書年。今正率其先後。以爲次第。事有斷絕。亦不必皆得。又本無年月及不注某受者。並不可知。依先闕之。

又按眞授說餘人好惡者。皆是長史因楊請問。故各有所答。並密在許間。于時其人未必悉知。

又按併矜接景陽安。亦灼然顯說。凡所興有待無待諸詩。及辭喻諷旨。皆是雲林應降嬪僊侯。事義並亦表著。而南眞自是訓授之師。紫微則下教之匠。並不關儔結之例。但中侯昭靈亦似別有所在。既事未一時。故不正的耳。其餘男眞或陪從所引。或職司所任。至如二君最爲領據之主。今人讀此辭事。若不悟斯理者。永不領其旨。故略標大意。宜共密之。

又按二許應修經業。既未得接眞。無由見經。故南眞先以授楊。然後使傳。傳則成師。所以長史與右英書

云南眞哀矜去春使經師見授洞房云云。而二許以世典爲隔。未崇禮敬。楊亦不敢自處。旣違眞科。故告云。受經則師乃耻之耶。然則南眞是元中之師。故楊及長史皆謂爲元師。又云。疾者當啓告於元師。不爾不差。而長史與右英及衆眞書。亦稱惶恐言者。此同於師儀爾。實非師也。

又按楊書中有草行多僂躄者。皆是受旨時。書旣忽遽貴略。後更追憶前語。隨復增損之也。有謹正好書者。是更復重起。以示長史耳。

又按三君手書。今旣不摹。則混寫無由分別。故各注條下。若有未見眞手。不知是何君書者。注云某書。又有四五異手書。未辨爲同時使寫。爲後人更寫。旣無姓名。不證眞僞。今並撰錄注其條下。以甲乙丙丁各甄別之。

又按書字中有異手增損僂改。多是許丞及丞子所爲。或招引名稱。或取會當時。並多浮妄。而顧皆不能辨。從而取之。今旣非摹書。恐漸致亂。或並隨字注銘。若是眞手自治。不復顯別。

又按三君手迹。楊君書最工。不今不古。能大能細。大較雖祖効郗法。筆力規矩。並於二王。而名不顯者。當以地微。兼爲二王所抑故也。掾書乃是學楊而字體勁利。偏善寫經畫符。與楊相似。鬱勃鋒勢。迨非人功所逮。長史草草乃能。而正書古拙。符又不巧。故不寫經也。隱居昔見張道恩善別法書。歎其神識。今觀三君跡。一字一畫。便望影懸了。自思非智藝所及。特天假此監。令有以顯悟爾。

又按三君手書作字有異。今世者有龜龍虛華顯服寫辭闕關之例。三君同爾。其楊飛謙。楊茂謙。楊謙。

靈、長史靈

楊真、長史

楊師、師

楊惡、長史

此其自相爲異者。又鬼魔字皆作摩。淨潔皆作盛潔。盛貯皆作請貯。凡大略如此。亦不可備記。恐後人以世手傳寫。必隨世改動。故標示其例。令相承謹。按爾此諸同異。悉已具載在登真隱訣中。

又按三君書字有不得體者。於理乃應治易。要宜全其本跡。不可從實。闕改則澆流散亂。不復固真。今並各朱郭疑字而注其下。

又按三君多書荊州白牋。歲月積久。或首尾零落。或魚爛缺失。前人糊塗。不能悉相連補。並先抄取書字。因毀除碎敗。所缺之處。非復真手。雖他人充題。事由先言。今並從實綴錄。不復分析。又按三君書有全卷者。唯道授二許寫。豐都宮記是楊及掾書。並有首尾完具。事亦相類。其餘或五紙三紙。一紙一片。悉後人糊連相隨。非本家次比。今並挑拔。取其年月事類相貫。不復依如先卷。又按衆真辭旨。皆有義趣。或詩或戒。互相酬配。而願所撰真迹。枝分類別。各爲部卷。致語用乖越。不復可領。今並還依本事。并日月紙墨相承貫者。以爲詮次。

又按起居寶神及明堂夢祝述敘諸法。十有餘條。乃多是抄經。而無正首尾。猶如日芒日象。元白服霧之屬。而願獨不撰用。致令遺逸。今並詮錄。各從其例。

又按有未見真本。復不測有無流傳。所記舛駁不類者。未敢便頓省除。皆且注所疑之意。各於條下。又按所載洞宮及諸山仙人氏族。並欲以外書詳注出其根宗。恐大致顯泄。仰忤冥軌。唯有異同疑昧者。

略標言之。其艷宮鬼官。乃可隨宜顯說。

又按此書所起。以眞降爲先。然後衆事繼述。眞降之顯。在乎九華。而願撰最致末卷。

又先生事迹。未近眞階。尙不宜預在此部。而願遂載王右軍父子書傳。並於事爲非。今以安記第一。省除許傳。別充外書神仙之例。唯先生成仙之後。與弟書一篇。留在下卷。

又長史書卽是問華陽事。華陽事仍是答長史書。強分爲兩部。於事相失。今依旨還爲貫次。又願所記二許年月。殊自違僻。今謹依眞授檢求。又以許家譜參校。注名異同。在此卷後。

又按三君書迹。有非疏眞授。或寫世間典籍。兼自記夢事。及相聞尺牘。皆不宜雜在眞誥品中。旣寶重筆墨。今並撰錄。共爲第六一卷。願所遺者。復有數條。亦依例載上。

又眞誥中凡有紫書大字者。皆隱居別抄。取三君手書經中雜事。各相配類。共爲證明。諸經旣非聊爾可見。便於例致隔。今同出在此。則易得尋究。又此六篇中有朱書細字者。悉隱居所注。以爲誌別。其墨書細字。猶是本文眞經始末。

伏尋上清真經出世之源。始於晉哀帝興寧二年。太歲甲子。紫虛元君。上眞司命。南嶽魏夫人。下降。授弟子瑯琊王司徒公府舍人楊某。使作隸字寫出。以傳護軍長史句容許某。并弟三息。上計掾某某。二許又

更起寫修行得道。凡三君手書。今見在世者。經傳大小十餘篇。多掾寫。眞授四十餘卷。多楊書。瑯琊王卽簡文帝在東府

爲相王時也。長史掾立宅在小茅後雷平山西北。掾於宅治寫修用。以泰和五年隱化。長史以泰元元年又去。

據子黃民時年十七乃收集所寫經符祕籙歷歲于時亦有數卷散出在諸親通間今句容所得者是也

元興三年京畿紛亂黃民乃奉經入剡長史父昔爲剡縣令其有德惠長史大兄亦又在剡居是故投憩焉爲東蘭馬朗家所供養朗一名朗

同堂弟名罕共相周給時人咸知許先生得道又祖父亦有名稱多加宗敬錢塘杜道鞠即居土京產之父道業

富盛數相招致于時諸人並未知尋閱經法止稟奉而已至義熙中魯國孔默崇信道教爲晉安太守罷

職還至錢塘聞有許郎先人得道經書具存乃往詣許許不與相見孔膝行稽顙積有旬月兼獻奉殷勤

用情甚至許不獲已始乃傳之孔令令晉安郡吏王興繕寫興善有心尙又能書畫故以委之孔還都唯寶錄而已竟未

修用元嘉中復爲廣州刺史及亡後其子熙先休先才學敏贍竊取看覽見大洞真經說云誦之萬遍則

能得仙大致譏誚殊謂不然以爲仙道必須丹藥鍊形乃可超舉豈有空積聲詠以致羽服兼有諸道人

助毀其法或謂不宜蓄此因一時焚蕩無復子遺此當是冥意不欲使流傳於外世故也後熙先等復與范曄同謀被誅也王興先爲孔寫輒復

私繕一通後將還東修學始濟浙江便遇風淪漂唯有黃庭一篇得存興乃自加切責仍住剡山稍就讀

誦山靈卽火燒其屋又於露壇研詠俄頃驟雨紙墨霑壞遍數遂不得畢興深知罪譴杜絕人倫唯書歷

日質糧以續炁命其子道泰爲晉安船官督資產豐富數來拜獻兼以二奴奉給興一無留納而終乎剡

山於是孔王所寫真經二本前後皆滅遂不行世此當是興先不師受妄竊寫用所致如此也

復有王靈期者才思綺拔志規敷道見葛巢甫造構靈寶風教大行深所忿嫉於是詣許丞求受上經丞

不相允王凍露霜雪幾至性命許感其誠到遂復授之王得經欣躍退還尋究知至法不可宣行要言難

以顯泄。乃竊加損益。盛其藻麗。依王魏諸傳題目。張開造制。以備其錄。并增重詭信。崇貴其道。凡五十餘篇。趨競之徒。聞其豐博。互來宗稟。傳寫既廣。枝葉繁雜。新舊渾淆。未易甄別。自非已見真經。實難證辨。其緩手本。頗有漏出。即今猶存。又朱先生僧標學增。楮公伯玉語云。天下才情人。故自絕羣。吾與王靈期同。船發都。至頓破崗。竟。便已作得兩卷上經。實自可訝。自靈期已前。上經已往往舛雜。安農楊洗隆。安和四年庚子歲。於海陵。再遇隱盟上經二十餘篇。有數卷非真。其云尋經已來一十二年。此則楊君去後。便以動作。故靈寶經中得取以相採。非都是靈期造製。但所造製者自多耳。今世中相傳流布京師及江東數郡。略無人。不有。但江外尙未多爾。此當是道法應宣。而真妙不可。廣布。故令王造行此意也。王既獨擅新奇。舉世崇奉。遂託云真授。非復

先本許見。卷表華廣。詭信豐厚。門徒殷盛。金帛充積。亦復莫測其然。乃鄙閉自有之書。而更就王求寫。於是合迹俱宣。同聲相讚。故致許王齊轡。真僞比蹤。承流向風。千里而至。後又有菜買者。亦從許受得此十數卷。頗兼真本。分張傳受。其迹不復具存。菜買善行下道之教。於上經不甚流傳也。馬朗既見許所傳王經卷目增多。復欲更

受。營理詭值。克日當度。忽夢見有一玉椀。從天來下。墜地破碎。覺而發疑云。此經當在天爲寶。下地不復堪用。於是便停。論馬朗雖不修學。而寶奉精至。夢既不凡。解之又善。亦應是得道人。元嘉六年。許丞欲移歸錢塘。乃封其先真經一廚子。且

付馬朗淨室之中。語朗云。此經並是先靈之迹。唯須我自來取。縱有書信。慎勿與之。乃分持經傳及雜書十數卷。自隨來至杜家。停數月。疾患慮恐不差。遣人取經。朗既惜書。兼執先旨。近親受教。敕。豈敢輕付。遂不與信。俄而許便過世。所賣者因留杜間。即今世上諸經書。悉是也。許丞長子榮弟。迎喪還鄉。服闋後。上剡。就馬求經。馬善料理。不與其經。許既慙戢。不復苦索。仍停剡住。因又以靈期之經。教授唱言。並寫真本。又皆注經後云。某年某月某真人授許遠遊。于時世人多知先生服食入山得道。而不究長史父子事迹故也。人亦初無疑悟者。經涉數年。

中唯就馬得兩三卷真經。頗亦宣泄。今王惠朗諸人所得者是也。元嘉十二年。仍於剡亡。因葬白山。榮弟在剡。大統淫侈。不以經學爲意。所以

何公在馬家。快得尋寫。馬朗馬罕。敬事經寶。有過君父。恆使有心奴子二人。一名白首。一名平頭。常侍直香火。洒掃拂拭。每有

神光靈炁。見於室宇。朗妻頗能通見。云數有青衣玉女。空中去來。狀如飛鳥。馬家遂致富盛。資產巨萬。年

老命終。朗子洪。洪弟真。罕子智等。猶共遵向。末年事佛。乃弛廢之爾。此當是經運應。出所致也。

山陰何道敬。志向專素。頗工書畫。少遊剡山。爲馬家所供侍。經書法事。皆以委之。見此符跡炳煥。異於世

文。以元嘉十一年。稍就募寫。馬罕既在別宅。兼令何爲起數篇。所以二錄合本。仍留罕間。何後多換取真

書。出還剡東墅青壇山住。乃記說真經之事。可有兩三紙。但何性鄙滯。不能精修高業。後多致散失。猶餘

數卷。今在其女弟子始豐後堂山張玉景間。何常以彭素爲事。實又野朴。顧居士聞其得經。故往詣。尋詣。正遇

不相見。願留停累日。請苦備至。遂不接之。時人咸以何鄙耻不除。而失知人之會也。何既分將經去。又泄說其意。馬朗忿恨。乃洋銅灌廚籥。約敕家

人。不得復開。大明七年。三吳饑饉。剡縣得熟。樛居十惠明者。先在剡。乃復攜女師鹽官鍾義山眷屬數

人。就食此境。樓既善於章符。五行宿命。亦皆開解。馬洪又復宗事。出入堂靜。備觀經廚。先已見何所記。意

甚貪樂。而有鑄嚴固。觀覽無方。景和元年。乃出都。令嘉興父季真啓敕封取。景和既猖狂。樓謂上經不可

出世。乃料簡取真經真傳。及雜受十餘篇。乃留置鍾間。唯以豁落符及真受二十許小篇。并何公所募二

錄等。將至都。父卽以呈。景和於華林暫開。仍以付後堂道士秦始初。父乃啓將出私解。

陸修靜南下立崇虛館。又取在館。陸亡。隨還廬山。徐叔標。後將下都。及徐亡。仍在陸兄子瓌文間。此中有三君所

書真受·後人糊塗裝搯·分爲二十四篇·建元三年·敕董仲民往廬山營功德·董欲求神異·徐因分揚書一篇爲兩篇·與董還上高帝·高帝以付五經典書戴慶·戴慶出外·仍將自隨·徐因亡後·弟子李果之·又取一篇及謚以去·所餘惟二十一篇·悉以還封昭壑也·

樓從都還·仍住剡·就鍾求先所留真經·鍾不以還之·乃就起寫·久久方得數篇·既與馬洪爲恨·移歸東陽長山·馬後遂來潛取而誤得他經·樓中時似復有所零落·今猶應一兩篇在·其二卷已還封昭壑·

翼真檢第二

孔瓌賤時杜居士京產將諸經書往剡南墅大墟住始與顧歡戚景元朱僧標等數人共相料視顧先已

寫在樓間經粗識真書於是分別選出凡有經傳四五卷真嘜七八篇今猶在杜家其經二真並真嘜已選封昭臺宋大明末有

戴法興兄延興作剡縣亦好道及吳興天目山諸元秀並頗得寫杜經樓從弟道濟及法真鍾與女傅光並得寫樓鍾間

經亦互相通涉雖各摹符而殊多虛略唯加意潤色滑澤取好了無復規矩鋒勢寫經又多浮謬至庚午歲隱居

入東陽道諸晚學者漸効為精山陰潘文盛錢塘杜高士義興蔣宏素句容許靈真並是能者時人今知摹二王

法書而永不悟摹真經經正起隱居手爾亦不必皆須郭填但一筆就畫勢力殆不異真至於符無大小故宜皆應

郭填也泰始四年終於剡移還始寧昭山馬智晚為衆僧所說改事佛法悉以道經數十卷送與鍾皆是何

公先為其父寫者亦有王靈期雜經唯四五篇并真嘜六七篇是真手不關樓所得者其經二卷此真嘜等

後所餘亡應在兄女及戚景元處昔有陳雷者東陽人是許長史門附謹敬有心長史常使典看經書頗加訓授其亦換有所寫兼得長史

自步七元星圖長史去後因還東陽義熙十三年與東陽太守任城魏欣之兄子二人共合丹丹成三人

後服服皆有神異託迹暫死化遁而去雷有孫名某號為長樂今居永康橫江橋北菁山道士樊仙亦

所寫經書但步圖猶在其處今所服用即是其本自此前凡諸經書在處者其篇數並別有目錄

楊書靈寶五符一卷。本在句容葛粲間。泰始某年。葛以示陸先生。陸既敷述。真文赤書。人鳥五符等教授。施行已廣。不欲復顯出奇迹。因以絹物與葛請取。甚加隱閉。顧公聞而苦求一看。遂不令見。唯以傳東陽

孫遊嶽及女弟子梅令文。陸亡。亦隨還廬山。徐叔標後將出。徐亡。乃在陸瓌文間。已選封

楊書王君傳一卷。本在句容葛永真間。中又在王文清家。後屬茅山道士葛景仙。已選封

掾書飛步經一卷。在句容嚴虬家。大明七年。饑荒少糧。其里王文清以錢食與嚴求得之。因在王家。已選封

掾書西嶽公禁山符。楊書中黃制虎豹符。凡二短卷。本上虞吳曇拔所得。許丞一瓠齋雜道書。吳以此二

卷與褚先生伯玉。伯玉居南霍。遊行諸山。恆帶自隨。褚亡。留在弟子朱僧標間。後褚第五弟之孫名仲儼。

又就朱取之。已選封昭臺。吳曇拔者。上虞且靡人。頗有才致。初爲道士。許丞以一瓠齋書。皆三君小小要用雜

掾書太素五神二十四神。并迴元隱道經一卷。及八素陰陽歌一卷。並東陽章靈民。先出都遇得之。章于

時未識真書。唯言是道家常經而已。歸東陽。以示顧。顧不卽向道。仍留之。分迴元爲二卷。章後既知方。就

求得。今在章間。其二景歌一卷。章已與孫公。已選封昭臺。章云。于時又有曲素金真金華等數卷。魚爛穿壞。既未悟其真手。不知繪錄。惟寫取文字而已。經本悉埋之也。

掾書所佩列紀黃素書一短卷。本許丞以與弟子蘇道會。道會以授上虞何法仁。法仁以傳朱僧標。僧標

以奉鍾法師。樓居士見而求取。今猶應在樓間。

掾抄魏傳中黃庭經。并復真授數紙。先在剡山王惠朗間。王亡後。今應是其女弟子及同學章靈民處。

掾抄魏傳中黃庭經。并復真授數紙。先在剡山王惠朗間。王亡後。今應是其女弟子及同學章靈民處。

永興有一姓解家者昔亦經供養許郎又得小小雜書後善山女道士樊妙羅因緣得其楊書豐宦事一卷樊亡在其女弟子沈偶間沈又以與四明山孔總已還封昭臺解家所餘今絕蹤迹又聞山陰及錢塘數家皆有古經恐脫雜真書從來遂未獲尋檢想好學挺分子可殷勤求之脫有所得見使一覩則瓊礫辨矣。又魏夫人小息還爲會稽時攜夫人巾箱法衣并有經書自隨供養後仍留山陰于今尚在未獲尋求之

真胄世譜此是今日仰述故可稱真胄

謹按許長史六世祖名光字少張卽司徒許敬之第五子也靈帝時兄訓及訓子相並黨附閹人貴盛光懼患及以中平二年乙丑歲來度江居丹陽之句容縣都鄉吉楊里後值吳初事爲光祿勳今許光祿墓是也則肇時猶居汝南平輿顧云句容子阿謬矣

真誥云長史七世祖肇字子阿有振惠之功今檢譜七世祖名敬字鴻卿後漢安帝時爲光祿順帝永建元年拜司徒名字與真誥不同未詳所以舛異安帝永初二年三年大饑斗米二千文人相食若所救活四百八人必應在此時也應劭漢官儀載崔瑗表云許敬年且百歲猶居相位如此非唯陰德遠流後嗣交自陽功著世所以年永身安位至台鼎子訓孫相並爲三公光來過江奕世丕承遂至神仙蜀司徒許靖字文休是長史六世族祖漢徵士許劭字子將是五世族祖吳丞相許敬字孝然四世族祖並同丞十一世祖光武時許交州字名聖卿許姓本出炎帝時姜氏至周武王封許叔於許今豫州許昌也至周敬王十五年爲鄭所滅徙居山陽昌邑因國爲姓至交州乃移於汝南平輿也

敬父名寡公府掾

敬第五子名光。字少張。尚書郎。鉅鹿太守。少府卿。過江。值吳初。爲光祿勳。妻戴氏。同葬今句容安城里。墓爲

今墳碑顯然。並甲向。

光第二子名闕。字季優。有才學。吳尚書郎。長水校尉。妻戴氏。同葬墓次。

闕第三子名休。字文烈。優游道素。高尙其氣。州辟別駕。不就。前妻晉陵華氏。後妻同縣葛氏。侍中葛相女。同葬墓次。

休長子名尙。字元甫。有才學。令聞。吳鳳凰三年。爲中書郎。年五十七。妻同郡陶氏。卽荆州刺史陶潛女。同葬墓次。

尙第二子名副。字仲先。庶生。卽長史之父也。淳和美懿。州郡所稱。爲晉元帝安東參軍。又征北參軍。帶下

邳太守。後爲寧朔將軍。與孔坦討沈充。封西城縣侯。出爲剡令。有風化。與謝奕兄弟周旋。值蘇峻亂。又攜

親族往剡。事平。還拜奉車都尉。年七十七亡。前妻晉陵華氏。名轉。御史中丞華琦妹也。後妻廩氏。名來子。竟陵太守應彥徽女。同葬縣北大墓也。

副有八男。第一奮。一名守。字孝方。庶生。有文武才望。出繼叔父朝。爲何次道參軍。後爲所後弟夷吾所譖。

康帝誅之。年三十六。妻王氏。同葬縣北大墓。有曾孫蒼之。位至三府。

第二炤。字行明。正生。承嫡襲封。通濟有當世局度。亦爲何次道參軍。南臺侍御史。淮陵太守。年七十一亡。

妻游氏。別葬縣東合留村。

第三羣。字太和。正生。明爽有才幹。爲虞譚參軍。年四十四亡。妻歷陽邵氏。同葬縣北大墓。

第四邁。卽先生也。

第五某。卽長史也。並同正生。別記在後。

第七礮字義元小名嗣伯庶生也。母姓朱出後伯父捷梗槩有大度好學出爲桓温揚州從事謝安衛軍參

軍隨謝元討苻堅有功封都鄉侯尚書蒼部駕部郎正員郎通直常侍後患風不能言隆安二年亡年七

十。妻宣城氏同葬縣北大墓。

第八靈寶庶生早亡。母亦姓陳。

副有四女。長女名姜正生早亡第二女名娥皇正生出適同郡建康令黃演第三女名修容庶生母姓張出適安固令晉陵宏升第四女名暉容與礮同生出適同郡紀詮也。

副弟名朝字楊先勇猛以氣俠聞歷爲襄陽新野南陽潯陽太守後與甘卓謀討王敦事覺卓死朝自裁

年五十三。還葬縣北大墓妻葛憐女抱朴姊也初養奮後自生夷吾高子並又亡無後。

先生名邁字叔元小名映清虛懷道遐棲世外故自改名遠遊與王右軍父子周旋子猷乃修在三之敬

接手書授六甲陰陽符云永昌元年年二十三歲則是永康元年庚申歲生也而譜云永和四年秋絕迹

於臨安西山年四十八此則永寧元年辛酉生爲少一年今以自記爲正絕迹時年四十九矣娶吳郡孫

宏字彥達女即驃騎秀之孫既離好無子歸宗先生得道事迹在第二卷中定錄所喻被試事已具載焉

長史名謐字思元一名穆正生少知名儒雅清素博學有才章簡文皇帝久垂表之願與時賢多所儔

結少仕郡主簿功曹史王導蔡謨臨川辟從事不赴選補太學博士出爲餘姚令入爲尚書郎郡中正護

軍長史給事中散騎常侍雖外混俗務而內修真學密授教記遵行上道挺分所得乃爲上清真人爵登

侯伯位編卿司治仙佐治助聖牧民按泰和二年丁卯歲司命所告云丙子年當去時年七十二此則永興二年乙丑生太元元年去也而譜云孝武寧康元年去世年七十一此爲泰安二年癸亥生爲多二年今以眞爲正順云寧康元年七月十二又非也

妻同郡陶威女名科斗興寧中亡卽入易遷宮受學同縣西北二里舊墓

長史三男一女長男名剛小名揆庶生郡功曹妻劉氏少子名鳳遊郡主簿鳳遊子道伏字明之明之少子靜泰字元寶爲海平縣令久居會稽禹井山頗遵承家法傳受經書皆摹寫而已靜泰妻同郡葛氏唯有一子名靈眞戊午生今猶在會稽亦敦尙道業善能符書自長史後唯有此六世孫一人而已

中男名聯字元暉少名虎牙正生敦厚信向郡主簿功曹謝安爲護軍又引爲功曹除永康令衛尉丞晉康太守不之官又爲輔國司馬安帝元興三年於家去世年六十八則成帝咸康三年丁酉歲生也順云三年生亦大謬妻晉陵華琦孫名子容同縣江乘界新安里中子赤孫字元眞篤實和隱郡主簿功曹年七十四亡有四子及孫並早亡今無後也

小男名颯字道翔小名玉斧正生幼有珪璋標挺長史器異之郡舉上計掾主簿並不赴清秀瑩潔糠粃塵務居雷平山下修業勤精恆願早遊洞室不欲久停人世遂詣北洞告終卽居方隅山洞方原館中常去來四平方臺故眞誥云幽人在世時心常樂居焉又楊君與長史書亦云不審方隅山中幽人爲己設坐於易遷戶中未亡後十六年當度往東華受書爲上清仙公上相帝晨譜云年三十而不記去歲按二

錄泰和二年丁卯時年二十七。則是咸寧七年辛卯生也。顧云咸和六年生。又云司徒辟掾。皆爲非實。自泰和三年已後無復蹤迹。依譜年三十。卽是庚午年去世。又眞語云。從張鎮南之夜解。而未審張解之法。耆老傳云。掾乃在北洞北石壇上燒香禮拜。因伏而不起。明旦。視形如生。此壇今猶存歷。然則是故求隱化。早在第二卷中。專別。妻建康令黃演女。卽姑娥皇之子。名敬儀。生黃民。乃遺還家。後離絕。又出適宛陵令戴者之長史。

一女名素薰。庶生。出適越騎校尉晉陵華瑛子。名廣。

掾子黃民。字元文。升平五年辛酉生。時掾年二十一。仕郡主簿。察孝廉。司農丞。南蠻參軍。臨沮令。宋元嘉六年亡。年六十九。妻西陽令葛萬安女。萬安是抱朴子第二兄孫也。

黃民長子榮第。一名預之。宋元嘉十二年亡。不知年幾。有女名道育。隆安元年丁酉生。宋孝建元元年甲午歲。於剡任埭山亡。世謂之許大娘。臥尸石壙。不殯。常有芳香之氣。

黃民小子名慶。宋泰始五年己酉歲。亦於剡任埭山亡。不知年幾。有女名神兒。一名瓊輝。元嘉六年己巳生。齊永明四年丙寅歲亡。世謂許小娘。東關道士。多有識者。

右所承長史後如此。今唯有揆元孫靈眞而已。

楊君名羲。成帝咸和五年庚寅歲九月生。本似是吳人。來居句容。眞降時猶有母及弟。君爲人潔白。美姿容。善言笑。工書畫。少好學讀書。該涉經史。性淵懿沈厚。幼有通靈之鑿。與先生長史。年並懸殊。而早結神明之交。長史薦之相王。用爲公府舍人。自隨簡文登極後。不復見有迹出。顧云是簡文師。或云博士。楊皆恐非實也。按眞

誥云。應以太元十一年丙戌去。又云。苦不奈風火。可修劍解之道。作告終之術。如此。恐以早逝。不必丙戌也。得眞職任。略如九華所言。當輔佐東華。爲司命之任。董司吳越神靈人鬼。一皆關攝之。楊先以永和五年己酉歲。受中黃制虎豹符。六年庚戌。又就魏夫人長子劉璞。受靈寶五符。時年二十一。興寧三年乙丑歲。衆眞降。年三十六。眞降之所。無正定處。或在京都。或在家舍。或在山館。山館猶是雷平山許長史廡。楊恆數來就掾。非自山居也。

右楊君事大略如此。須傳出更記。

按眞誥中有云。鳳巢高木。素衣衫然者。配況長史名也。曾參出田云云者。離合長史字也。許仙侯許卿者。得眞位也。給事常侍者。在世官也。

有云許朝者。卽長史叔南陽也。

有云寅獸白齒者。是虎牙也。亦直云寅獸者。亦云寅客。亦云許虎許牙也。許主簿者。牙位也。華新婦者。牙妻也。似云名厚。卽所謂許厚。華侯華書吏者。牙婦弟也。

有云瓊刃者。譬訓掾小名也。卽青錄所載若鋒者矣。企望人飛云云者。卽離合掾官名也。有云許犴子。似是揆小名也。

有云易遷夫人及斗者。卽掾母陶科也。

有云勿憂嗣伯之詭者。卽長史弟小名也。

有云當奈張者何者。卽長史父妾也。

有云黃娥者。卽長史娥。掾婦母也。出適黃家。故曰黃娥。本名娥皇。

有云演小子耳者。卽娥皇壻黃演也。

有云赤孫者。卽虎牙兒也。

登升者三人。先生長史掾也。

度世者五人。虎牙、黃民、榮弟、大娘、小娘。尋虎牙云。遂得不死。過度壬辰。必是度世之限。其餘無迹顯出。黃民傳奉經業道。育亡有異徵。恐或預例其二人。亦可更在後世子孫。若必以七世爲限。則靈真之子。實

靈斯慶。

長史婦陶威女。雖入易遷。恐此自承陶家福耳。不必關許氏五人之數也。

有云李東者。許家常所使祭酒。先生亦師之家。在曲阿東。受天師吉陽治左領神祭酒。

華僑者。晉陵冠族。世事俗禱。僑初頗通神鬼。常夢共同饗醴。每爾輒靜寐不覺。醒則醉吐狼籍。俗神恆使

其舉才用人。前後十數。若有稽違。便坐之爲譴。僑忿患。遂入道於鬼。事得息。漸漸真仙來游。始亦止是夢。

華年。乃夜半形見。裴清靈周紫陽至。皆使通傳。旨意於長史。而僑性輕躁。多漏說冥旨。被責。仍以楊君代

之。僑後爲江城縣令。家因居焉。今江乘諸華。皆其苗裔也。華與許氏有婚親。故長史書與裴君。殷勤相請也。若如前篇中有保命所告。則僑被罪也。今世中周紫陽

是謂所造。故

